

齊白石畫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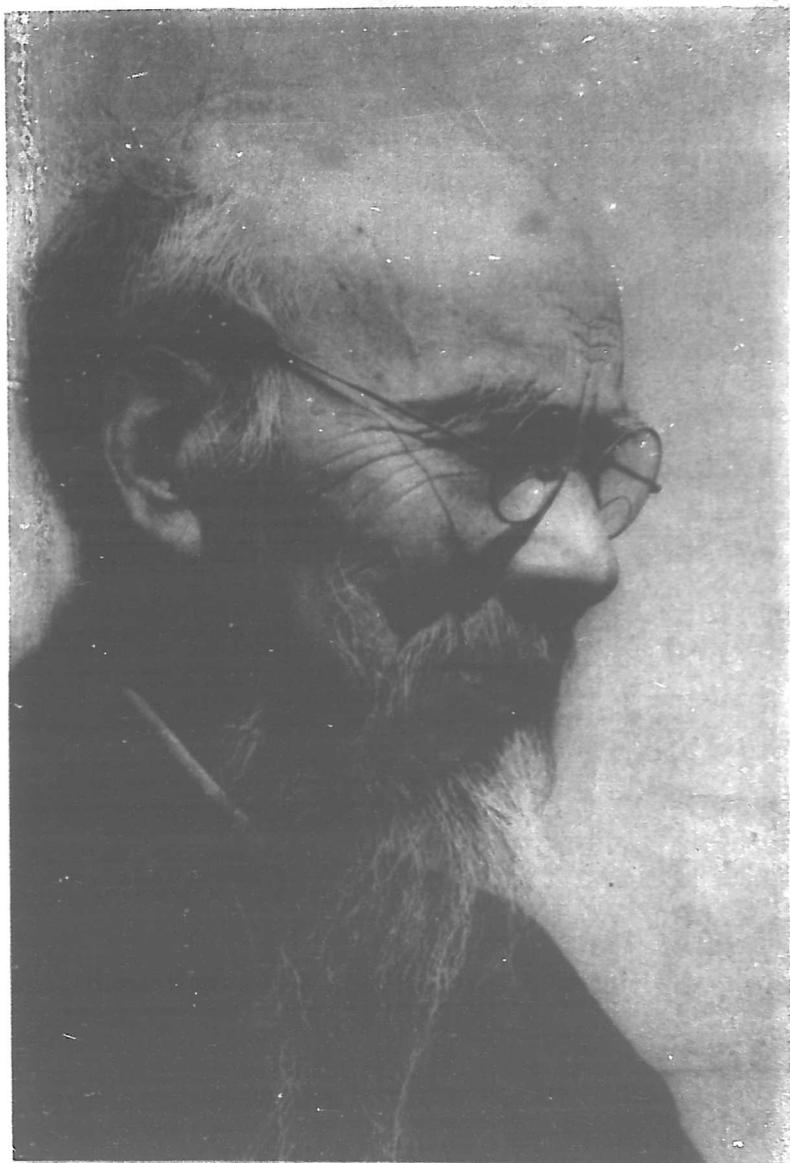
黎錦熙
胡適
鄧廣銘
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齊白石年譜

黎錦熙
胡適
鄧廣銘
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白石老人造像
梅寄羅攝

序一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秋天，齊白石先生對我表示，要我試寫他的傳記。有一次他親自到我家來，把一包傳記材料交給我。我很感謝他老人家這一番付託的意思，當時就答應了寫傳記的事。

那時我新從外國回來，一時騰不出時間來做這件工作。到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暑假中，我才有機會研究白石先生交來的這些材料：

（一）白石自狀略（白石八十歲時自撰，有幾個小不同的本子）

（甲）初稿本

（乙）初稿鈔本

（丙）初稿修改後印本（古今半月刊第三五期）

（丁）寫定最後本

（二）借山吟館詩草（自寫影印本）

（三）白石詩草自跋

（甲）初稿本

（乙）改定本

（四）三百石印齋紀事（雜記稿本）一冊

（五）入蜀日記殘葉

齊白石年譜 序一

(六) 齊璜母親周太君身世 (白石自撰)

(七) 白石詩草殘稿本，這裏面有隨時雜記的事，共一冊

(八) 借山圖題詞 (壬申抄本) 一冊

(九) 齊白石傳 (未署名，似係汪藻銜作，抄本) 一冊

(十) 白石老人雜件 (剪報，收函等類) 一小包

我讀了這些材料，很喜歡白石老人自己的文章。我覺得他記敘他的祖母，他的母親，他的妻子的文字（那時我還沒有看見他的「癸亥男子仁文」）都是很樸素真實的傳記文字，樸實的眞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動人。他敘述他童年生活的文字也有同樣的感人力量。他沒有受過中國文人學做文章的訓練，他沒有做過八股文，也沒有做過古文駢文，所以他的散文記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舊式古文駢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

試舉幾個例子。白石寫他的「母親周太君身世」，中有這一段：

田家供竈，常燒稻草，草中有未盡之穀粒，太君愛惜，以擣衣椎椎之，一日可得穀約一合。聚少成多，能換棉花。家園有麻。太君春紡夏績，不歇機聲。織成之布，先奉翁姑，餘則夫婦自著。……

又有這一段：

太君年三十後，翁棄世，……從此家境奇窮。（太君）恨不見純芝兄弟一日長成，身長七尺，立能反哺。……

前一段記椎穀粒，古文学家也許寫得到。後段「恨不見純芝兄弟一日長成身長七尺」，古文学家決不敢這樣寫。白石的傳記文字裏，這樣大膽的眞實描寫最多。如他說：

吾居星塘老屋，竈内生蛙，始事于畫。

「竈内生蛙」四個字豈是古文駢文家想得到的！又如他記民國七年在紫荆山下避兵亂的痛苦：

時值炎熱，赤膚汗流，綠蟻蒼蠅共食，野狐穴鼠爲鄰。如是一年，骨與枯柴同瘦，所有勝于枯柴者，尙多兩目，驚怖四顧，目睛瑩然而能動也。

又如他記民國八年他避兵亂北遊時的心緒：

隨行時之愁苦，家人外，爲予垂淚者尙有春雨梨花。過黃河時乃幻想曰，「安得手有羸氏趕山鞭，將一家草木同過此橋耶！」

這都是他獨有的風趣，很有詩意，也很有畫境。

我讀完了白石先生交給我的這些材料，我就把一切有年月可考的記錄分年編排，有時候也加上一點考訂。當初我本想完全用白石先生自己的話作材料，所以我曾想題名作「齊白石自述編年」。編年的骨幹當然是他八十歲時寫的「白石自狀略」。但我不久就發見了「自狀略」引用時必須稍加考訂。第一，因爲「自狀略」的本子不同，有初稿與修改稿的差別。第二，因爲老年人記憶舊事，總不免有小錯誤，故我們應該在可能範圍之內多尋參考印證的資料。第三，我最感覺奇怪的是「自狀略」的年齡同白石其他記載裏的年齡，往往有兩歲的差異！「自狀略」是他八十歲寫的，其時當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從民國二十九年上推，他的生年應該是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但我研究白石早年的記載，如「母親周太君身世」等篇，白石是生在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我當時不敢親自去問他老人家，只好託人去婉轉探問他結婚時是和陳夫人同歲，還是比陳夫人小兩歲。（白石娶陳夫人後，「同治十三年正月廿一日乃吾妻子歸期也，是時吾妻年方十二。是年五月五日吾祖父壽終。」自狀略說他自己十二歲時祖父死。故我要他替我解答個編年上的矛盾。如果他和陳夫人同歲，他們都是同治二年生的了。）但我得到的只是一個含糊的答復，我就明白這裏面大概有個小秘密，我只好把我的懷疑與

考據都記在初稿的小注裏，留待我的朋友黎劭西（鶴齋）先生回來解答。

「齊白石自述編年」是我在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寫成的。我把一本清鈔本送給白石老人自己審查批評。我的原稿留在我家裏，預備黎劭西回到北平時我要送給他看，請他添補改削。劭西回湖南去了，直到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四月才回北平。他和白石老人都是湘潭縣人，兩家又有六七十年的親切交誼。所以我早就打定了主意，這部「白石年譜」必須得着劭西的批評訂補。他回到北平不到兩個月，我就把我的原稿送給他，很誠懇的請求他同我合作，完成這件工作。

黎劭西先生費了半年的工夫，添補了很多的寶貴材料，差不多給我的原稿增加了一倍的篇幅。他的最大貢獻，至少有四個方面。第一，他時常去訪問白石老人和他的兒子子如先生，他的女兒阿梅女士，從他們的口頭手頭得着不少資料，可以訂正我的錯誤，解答我的疑問，補充我的不足。最重要的是查得白石老人因為相信長沙舒貽上替他算命，怕七十五歲有大災難，自己用「瞞天過海法」把七十五歲改爲七十七歲！這一點弄明白了，年譜的紀年才可以全部改正。白石老人變的戲法能夠「瞞天」，終究瞞不過歷史考證方法！第二，劭西最熟悉湘潭一帶的文物掌故，又熟悉白石老人做木匠時代的生活，故他不但替我注釋了胡沁園、陳少蕃、蕭彝陔、文少可諸人的名號事蹟，並且用了許多有趣味的資料，把那個「芝木匠」時代的生活寫的很充實，很生動，使我們明瞭當年湘潭一帶的藝術文化背景，使我們知道天才的齊白石也受到了那個歷史背景的許多幫助。第三，劭西對於繪畫與刻印，都比我懂得多多，所以他能引用一些我不知道的文件來記敘白石在這兩方面的經驗與成就。特別是在學習刻印的經過，劭西的增補最可以補充我原稿的貧乏。第四，劭西有終身不間斷的日記，他用了他的日記來幫助考定許多白石事蹟的年月。他在自序裏會說他將來也許還可以從民國十三年以後的日記裏尋出一點新材料來給白石年譜做「補遺」。我盼望他不要忘了這件補遺的工

作。

劭西把他訂補的白石年譜送給我，那時已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一月了。我又請我的朋友鄧恭三（廣錫）先生把全稿拿去細看一遍。鄧先生是史學家，曾做過陳龍川、辛稼軒的傳記。他和他的夫人，他的大女兒，都會校讀過我的「白石自述編年」初稿。恭三看了劭西訂補本之後，來問我爲什麼不曾引用八卷本白石詩草的材料。我竟不知道白石自寫影印的借山吟館詩草一卷之外，還有一部八卷本白石詩草！劭西見我引用了白石詩草自敘，他猜想我必定已見了詩草全部，所以他也沒有覆檢這八卷詩草。我請恭三放手做訂補的工作。他不但充分引用了白石詩草裏的傳記資料，他還查檢了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湘綺樓全集，和瞿鴻禨、易順鼎、陳師曾、樊增祥諸人的遺集。他還沒有做完這部分工作，我已離開北平了。在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開始的幾天，恭三夫婦和他們的大女兒可因分工合作，鈔成這一部白石年譜的定本，遼遠的寄給我。

這本白石年譜大概不過三萬字，是黎劭西、鄧恭三和我三個人合作的成果。我們三個人都是愛敬白石老人的，我們很熱誠的把這本小書獻給他老人家。他在八十五歲時曾有詩句：

莫道長年亦多難，

太平看到眼中來。

我今天用這兩句詩預祝他九十歲的壽辰。

我們本想請徐悲鴻先生審查這部小書，並且要請他挑選白石老人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品來作這本年譜的附錄。眼看這是不可能的了。我很感謝汪亞塵夫人和顧一樵（毓琇）先生從他們收藏的白石作品裏挑出一些最可愛的精品來給這書作附錄。

序二

我從四歲時就跟着齊白石先生一塊兒在家鄉玩兒，一直到現在，有五十五年之久的關係，所以胡適之先生讓我參加撰定他的年譜，真所謂誼不容辭，責無旁貸。

胡先生於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已寫定初稿四冊，那時我正因事離開北平，到三十七年四月才從湘返平，六月胡先生把全稿交給我，我讀過之後，心想：第一，所據白石「自述」材料的本身偶有錯誤，胡先生多用考證的方法發見出來，最好就請白石先生本人在原有材料上自行改正。第二，原有材料實在還有不夠的，更需要他自己「用喉舌代紙筆」，即如他學畫和刻印的過程，他的生活和他的藝術進展的關係，我雖然也略知道一些，可是並非本行，還得向他做個較長時間的訪問。因此，從七月起，過門輒入，促膝話舊，經過半年，就胡先生的原稿隨手訂補。但是，年紀快到九十歲的白石老人，回憶往事，每不能記為何年。有時先後差上十幾年他也不在乎。例如在清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以前，他遊過西安、北京、上海、南昌、桂林、梧州、廣州、欽州以及蘇州、南京各地，他自稱「五出五歸」，經胡先生考訂只有三出三歸，問他自己，他自己也不能斷定，只說，「或者有兩出兩歸是在己酉以後吧？」他的次子子如和次女阿梅，現在北平，邀同檢討，他們那時尚幼，也覺「余生也晚」，不敢斷定。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我自己的日記是從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寫起的，現都藏在北平，何不取來一查？結果就得到他四出四歸的證據，還有一出一歸是在己酉前一年，那時我已在北京，所以日記中沒有關於他的記載。這麼一來，我的直接訪問的工作，仍須回到旁徵曲引的考證路線上。

於是我把我的日記來做旁證的材料，凡關於白石先生的記載，打算都摘下來，酌採注入他的年譜中。可惜我這個

工作沒有澈底做好，因為從癸卯至今四十五年間大小數十冊的日記，並且從民國十一年起改用注音符號寫的，從民國十六年起，又改用譯音符號的國語新字，要查某人的姓氏名號，不如漢字之容易映入眼簾，非有工夫一行一行的細看不可，所以白石年譜中自民十三以後，就沒有逐年逐月檢尋我的日記，只把有關的事情抽查幾處，補入注中。將來我若是根據自己的日記來自訂年譜時，或者還可以給白石年譜寫出一點兒「補遺」來，也還可以替往來較密而最久的師友們找出一些編訂年譜的材料。

在這「回到考證路線」的原則下，鄧恭三先生對於這部白石年譜的訂補工作，是更有價值的；他從白石同時人的著述裏，如湘綺樓日記等，找到一些有關的材料；又把胡先生所據白石的「自述」材料，覆查一遍，揀補了一些。這部稿本重新繕定之後，看起來相當充實，可以出版了。

齊白石先生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但他更從七八十年來的環境中，磨鍊了基本的實際功力，又收積了廣博的創作經驗。我對此道，雖幼年跟着他胡亂學習過，究竟不算內行，在年譜的按語中已經偶有幾句敘評，應候專家批判，這序中不再絮說了。

目次

一、胡適序	一
二、黎錦熙序	一
三、年譜	一
四、鄧廣銘跋	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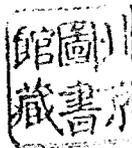
齊白石年譜 目次

465337

插圖目錄

- 白石老人造像（羅寄梅攝）
- 送子從師圖（汪亞塵先生藏）
- 不倒翁（汪亞塵先生藏）
- 老當益壯（汪亞塵先生藏）
- 稻頭螳螂（汪亞塵先生藏）
- 老少年（汪亞塵先生藏）
- 牽牛花（汪亞塵先生藏）
- 蓮盤殘荷（汪亞塵先生藏）
- 古瓶白玉蘭（汪亞塵先生藏）
- 五蟹（顧一樵先生藏）
- 墨蝦（顧一樵先生藏）
- 四蛙（汪亞塵先生藏）

齊白石年譜



齊氏原籍陽山，明永樂時，落屯於湘潭醴陵的百步營。

十三世 盛榮公。

十四世 添鑑公（始葬於杏子鵝星斗塘）。

十五世 潢命公，行三，呼爲命三爺。

十六世 萬秉公，字宋交，行十，呼爲齊十爺，白石祖父。清嘉慶十三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同治十三年甲戌五月五日歿，享壽六十七。配馬氏，嘉慶十八年癸酉十二月二十三日生，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十二月十九日歿，享壽八十九。

十七世 賈政公，字以德，白石父，道光十九年己亥十二月二十八日生，民國十五年丙寅七月初五日歿，享壽八十八。配周氏，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九月初八日生，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歿，享壽八十二。

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癸亥，十一月二十二日，齊白石生於湖南湘潭縣南百里之杏子鵝星斗塘老屋。派名純芝，後名璜；字渭清，又字蘭亭（通父所命）；號頤生；別號寄園，白石山人，寄幻仙奴，寄萍堂主人，老萍，萍翁，阿芝，木居士，老木一，三百石印富翁，杏子鵝老民，借山吟館主者，借山翁。

白石之父名賈政，母周氏。白石自記「母親周太君身世」云：「太君，湘潭周雨若女。年十七，歸同邑齊賈政。兩家皆良民，故清貧。于歸日，檢箱，太君有愧容。姑曰，諺云，好女不著嫁時衣。太君始微笑。三日即舅親井臼，入廚炊爨。」

「田家供灶，常燒稻草。草中有未盡之穀粒，太君愛惜，以擗衣椎之，一日可得穀約一合。聚少成多，能換棉花。家園有麻。太君春紡夏績，不歇機聲。織成之布，先奉翁姑，餘則夫婦自著。年餘，衣布盈箱。翁姑喜之。」

「太君年十九，生純芝，名璜。璜小時多病，每累母。忌食羶膩，恐從乳過。太君嘗過新年，不知肉味。……」

又白石三百石印齋紀事云：「戊辰十一月二十二日乃璜祖父重開花甲之期。……璜生時，祖父嘗與祖母言曰，此孫他日當不忘吾誕辰，吾與伊同月同日也。」

謹按：周太君年十七嫁齊家，年十九生白石。太君生於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十七當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十九歲當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周太君身世是白石親筆，則白石生年自應在同治二年，而咸豐十一年則是他父母結婚之年。白石當七十五歲時，採用泉命家「晴天過海法」，自己增加了兩歲。他自己在八十歲時寫「自狀略」，其實他那時只能算七十八歲。世人依據「自狀略」上推他的生年在咸豐十一年辛酉，實在是把他「晴」了。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丙寅

白石四歲。

「天寒圍爐，王父就松火光以柴鉗畫灰，教識「阿芝」二字。阿芝，余小名也。」（爲人極靈敏獲狀圖詩自注。）

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丁卯

白石五歲。

二月，弟純松生。（字致林，歿於民國十九年庚午，年六十四。）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庚午

白石八歲，始從外祖父周雨若讀書于白石鋪楓林亭。

白石幼時，祖父（名廣傑）常以指畫字於膝上，或用爐鉗畫灰上，教他認字。一日或數十字，白石能不忘。祖父每嘆

息。白石的母親知翁憂孫子無力從學，遂說：「兒媳往年有樵草之穀四斗，存於隔嶺某銀匠家，爲買釵計。可取回買紙筆書本。阿爺明年邀村學於楓林亭，純芝可免束修，朝去夜歸，能得讀書一年。」（涇水滄海世）

白石自記讀書村學時，每逢「春雨泥濘，祖父左提飯糲，右擎雨傘，朝送孫上學，暮復往負孫歸。」

白石自記，他「性喜畫，以習字之紙裁半張畫漁翁起。外王父（周爾著）嘗責之，猶不能已。」

是年秋，白石因病，停止上學，「在家，以記事賬簿取紙，仍舊習畫。」

白石上村學，不滿一年，病愈後，因家貧需人助力，故不再入學，即在家牧牛砍柴。白石自記云：

「一日，王母曰：『汝父無兄弟，（吾）得長孫，愛如掌珠，以爲耕種有助力人矣。汝小時善病，巫醫無功。吾與汝母禱於神祇，叩頭作聲，額腫墳起，嘗忘其痛苦。醫謂食母乳，母宜禁油膩。汝母過年節，嘗不知肉味。吾播穀，負汝於背，如影不離身。今既力能砍柴爲炊，汝只管寫字——俗語云：

三日風，四日雨，

那見文章鍋裏煮？

明朝無米，吾孫奈何？惜汝生來時，走錯了人家！』

「於是將諺語掛於牛角，日日負薪，以爲常事。」（以上見「白石自狀略」手稿甲本）

白石自記他牧牛時的情形云：「純芝及弟純松嘗牧牛，歸來遲暮，姑媳懸望。祖母令純芝佩一鈴，太君加銅牌一方，上有「南無阿彌陀佛」六字，與鈴合佩，云可祓除不祥。日夕聞鈴聲漸近，知牧兒將歸，倚門人方入廚晚炊。」

（周太君身世）

又，白石詩草題畫牛詩自注云：「余幼年常牧牛，祖母令佩鈴，謂曰：『日夕未歸，則吾倚門；聞鈴聲，則吾爲

炊，知已歸矣。」」

又，白石詩草有「山行見砍柴鄰子感傷」詩，自注云：「余生長於星塘老屋，兒時架柴爲叉，相離數伍，以柴爬擲擊之，又倒者爲贏，可得薪。」

白石的祖母姓馬，父名傳虎，湘潭人。王闈運撰墓誌說：「生十歲，喪母，能自成立，孝事嚴父，慈育兩弟。年十九，歸同縣齊君萬乘。兩姓寒族，……始昏三日，椎髻執爨，井臼躬職。……夫性剛烈，婉之以禮。」（白石自撰祖母墓誌云：「萬乘公性剛直，氣不平，常與人爭論，大母聞之，輒以言解之。」）敬順舅姑，克和娣姒，尤精紡績，衣布有餘。

……有一子二孫，慈勸顧復，每助秋穫，帶笠負糶。衆笑其癡，已增其愛。……」

是年十一月，白石的三弟純藻生（字曉林）。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甲戌

白石十二歲。

是年正月二十一日，娶妻陳氏，名春君，是年亦剛滿十二歲。（同治元年壬戌十二月二十六日生。）

五月五日，祖父萬秉公病歿。白石自記云，是時「家財僅六十千文，儘其安葬。于是吾父一人耕，兒女多，無計爲活，令吾學於木工。吾妻事祖翁姑之餘，執炊爨，和小姑小叔，家雖貧苦，能得重堂生歡。」

據按：白石自狀略記祖父死在德十二歲時。他晚年祭陳夫人文說：「清國治十二年正月廿一日乃吾妻子歸期也。是時吾妻年方十二。是年五月五日吾祖父……喪終。」年歲皆合。但祭文又云，「吾與賢妻相識六十八年。」陳夫人死在庚辰二月（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距甲戌爲五十六年，因白石當七十五歲時自己加了兩歲，所以多說了兩年。

臨按：湘俗童養媳與其夫大都年歲相當，先在正式舉行婚禮，卽之「拜堂」，便在夫家操作。等到成年，擇期「圓房」，然後同居。白石與陳夫人是到光緒七年十九歲時才圓房的。

萬秉公很早就認識白石的天才，他待白石也特別慈愛。白石自狀略記祖父之死云：「璜感王父以指畫膝，以爐鉗畫灰，教之識姓名字樣；皮衣抱孫睡，孫暖自寒。（自注：王父嘗以烏羊皮裘抱孫於懷中暖睡爲樂。）璜哭泣三日不食。」

「是年，璜父教之扶犁，後因年小力弱，轉學木工。朝爲工，暮歸，以松油柴火爲燈，習畫，凡十餘年。」

白石學木工，初學粗工，後改學小器作，製造精微器物，並雕刻桌椅花紋。因選花樣，得見芥子園畫譜，甚愛之，遂一一摹繪。白石自幼卽喜畫，這個時期裏他學了木匠的技巧，才得見畫譜，故他的畫不是專從臨摹畫本得來的。

他學木工，雕刻花紋，也和他後來雕刻印章有關係。（參用王森然所記白石事略）

白石八十三歲時，有「憶先父」短文云：「予少時隨父耕於星塘老屋前之田，向晚灌足星塘，足痛如小鉗亂缺。視之，見血。先父曰：『此草蝦欺我兒也。』忽忽七十餘年矣，碧落黃泉，吾父何在！吾將不能歸我星塘老屋也！癸未五月十一日。」

白石自狀略於十二歲以後，二十七歲以前，無記事。他自記「周太君身世」中有云：

「太君年三十後，翁棄世。……從此家境奇窮。恨不見純芝兄弟一日長成，身長七尺，立能反哺。太君生六男三女，提攜保抱，就濕移乾，補破縫新，寸紗寸線未假人手，勞苦神傷，故中年已成殘疾。」

從此節可窺見此十餘年中的生活情況，先鈔在此。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丙子

白石十四歲。

十月，四弟純培生（字靈林）。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戊寅

白石十六歲。

是年從周之美學雕花木工。（白石撰有次匠墓誌，云：「周君之美，大匠也，以光緒丙午九月廿有一日死。……君於木工爲最著，雕琢尤精。余師事時，君年三十有八。嘗語人曰：『此子他日必爲畫門之巧匠，吾特來垂光，有所依矣。』君無子，故視余猶子也。越十年，余改築子畫。又越十四年，余身行萬八千里，三出三返，又越五年，……君死矣。……憶自余從事以來，忽忽二十有九年，與余絕無聞問。……」

白石後來常在齊伯常（名敦元，邑紳）家中作木工。後於「爲家公甫（伯常子）畫秋菴館墳詞圖」題詩中追記其事云：「稻梁倉外見君小（自注：余廿七歲前爲木工，常弄斧于君之稻穀倉前），草莽聲中并我衰。放下斧斤作知己，前身應作蠹魚來。」

黎鐵齋記白石翁云：「芝木匠（時鄉人呼白石爲芝木匠）每從其師肩斧提籃，向主家作業。……陳家壩胡姓，巨富也。凡有婚嫁具辦奩妝妝櫥之屬，必招翁爲之。矜炫雕鏤，無不刻畫入神。」（按：陳家壩及竹埠一帶，胡姓聚族而居，大都巨富，爲宋胡安國後，與蒙姓通婚姻。白石少時，於爾家因緣甚深。鐵齋名澤泰，一字爾毅，我族兄爾霖的次子。白石家居時，鐵齋每年正月必過他家拜年，自幼至壯，不曾間斷，所以熟悉關於白石的文獻。）

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己卯

白石十七歲。

八月，五弟純偉生。（字佑五。民國十七年戊辰，死於匪亂，年五十。）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壬午

白石二十歲。

他晚年祭陳夫人文說：夫人「廿歲時，長女菊如在孕，一日無柴爲炊，（吾妻）手把厨刀，于星斗塘老屋後山右

自欲松枝。時孕婦產生，身重，難于上山，兼以南手行。」又云：「以及提桶汲井，攜鋤種蔬，辛酸歷盡，饑時飲水，不使娘家得聞。有鄰婦勸其求去，吾妻笑曰：『命只如斯，不必爲我妄想。』」

光緒九年（一八八三）癸未

白石廿一歲。九月，長女菊如生。（適歐氏）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戊子

白石廿六歲。

正月，六弟純楚生。（字寶林。死於民國三年甲寅，年二十七。白石有哀滿弟的詩與挽聯。湘人呼幼爲滿。）

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己丑

白石二十七歲。七月十一日，長子良元生。（字伯邦，號子真。）

自記云：「年廿有七，慕胡沁園、陳少蕃二先生爲一方風雅正人君子，事爲師，學詩畫。蕭蔭骸、文少可，不辭百里，往教於星斗塘。從此，畫山水人物都能。更能寫真於鄉里，能得酬金以供仰事俯畜。」

照按：蕭蔭骸、文少可兩人，是白石最早的畫師。蕭館於杏子塢馬道軒家，爲胡沁園的連襟，馬吉胡；鄉有芝木匠者，聰明好學。開始留意。當時白石在頤家頗做雕花活，每夜打油點燈自由習畫。鄉人見之曰：「我們請胡三爺畫帳曆，往往等到一年半載，何不把竹布取回，請芝木匠畫畫？」於是胡更留意。陳少蕃（名作蓮，著有朴石菴詩草）時館於胡家，沁園約白石來，對他說：「三字經云，『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你正當此年齡，就跟着陳老師開始讀書吧！」陳允不收學作錢，日點唐詩三百首（湘語譯讀曰「點書」），白石僅於入歲時（二十年前）讀過半年書，識字太少，只好用「白（音怕）眼（兀目）字」暗中自注生字之音，寫在書頁下端的裏面，溫習時即偷視之。「白眼字」者，同音通假之極常用字也。先是陳儋齋繼讀書於一道士觀中，白石的三弟爲煮茶飯，白石時過之，因識錢冊。錢明語白石：「蕭蔭骸將到家見伯常（見前光緒四年）家畫像，何不拜爲師？」白石遂以所作自由畫李鐵拐像爲賞，旋至其家（蕭家朱亭的花鈿，相距約百里），盡傳其法。文少可亦家傳畫像，聞白石師蕭，因訪白石，對宿，又盡傳之。白石自記所謂「學詩畫」者，是點唐詩、學畫像。他做了十餘年木匠，到二十七歲才正

式從師，改業做畫匠的。（潘俗貧孤，神像功對每軸售錢一千。白石自由習畫時即優爲之。又士大夫家必爲祖先繪衣冠像，生時則備寫真，名「小照」，白石出師後常被邀請，故能得酬金以贖家用。）從此觀摩名作，發展他的天才。

白石晚年有往事示兒輩詩云：

村書無角宿緣遲，廿七年華始有師。燈盞無油何害事？自燒松火讀唐詩。

自注云：

余少苦貧，廿七歲始得胡沁園、陳少蕃二師。王仲言社弟，友兼師也。朝爲木工，夜則以松火讀書。（照按：王仲言先生名訓，號悅園，是我的業師，著有悅園詩文集，是年還在從陳師讀，附學胡家。）

王訓晚年有白石詩草跋，中有一段足補白石自記的缺漏。王訓說：

山人生長草茅，少時潑墨以自娛。胡君沁園，風雅士也，見君所作，喜甚，招而致之，出所藏名人手蹟，日與觀摩。君之畫遂由是孟晉，有一日千里之勢。沁園好客，雅有孔北海風。同里如黎君松安、雨民，羅君真吾、醒吾，陳君扶根，及訓輩，常樂從之遊。花月佳辰必爲詩會。山人天才穎悟，不學而能。一詩既成，同輩皆驚，以爲不可及。當是時，海宇昇平，士喜文譚，同志諸子遂結詩社於龍山，酣嬉淋漓，顛倒不厭。其一時意氣之盛，可謂壯哉！……（照按：此序中黎君松安即家父，雨民是我族侄，名丹，清黎文肅公培敬之長孫。羅真吾、醒吾弟九亦我族，其父軍職家居，喜文墨，號森香老園。陳扶根亦鄉間有文名者。但這個「詩社」，甲午後才成立，不是這幾年的事。）

胡沁園，名自偉，字漢槎，是最有造于白石的一個人。他死後，白石哭沁園師絕句十四首，其中有云：

廿七讀書年已中，願余流亞蠶魚蟲。先生去矣休歡喜，嬾也無人管阿儂。

學書乖忌能精寫，作畫新奇便譽詞。惟有莫年恩并厚，半爲知己半爲師。

平生我最輕流俗，得謗由來公獨知。成就聰明總孤負，授書不忘藕花池。
窮來猶悔執鞭遲，白髮恆飢怨阿誰？自笑良家佳子弟，被公引誘學吟詩！

胡沁園對於白石真有「成就聰明」的大功。（照按：沁園是韶關胡家，胡家多良田，善經營，惟沁園家不富裕，專事提倡風雅，獎掖後進。藏名人畫畫至多。開小園，名藕花吟館。）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

白石三十一歲。

白石自狀略云：「借五龍山僧寺爲詩社，社友王仲言輩，凡七人，謂爲七子，推璣爲龍山社長。黎松安、徵孫、雨民爲詩友。識張仲巖，得見王湘綺，拜爲弟子。」（照按：黎徵孫族兄，名承禮，號鏡庵，文蔚第三子，行六，清光緒甲午翰林，改官四川，庚子即辭職歸田，白石印友，專刻得力最多，事在後五年。張仲巖一號正勝，名登壽，少業鐵工，湘綺弟子，傳其經學，亦能詩，後與白石爲兒女親家。湘綺稱爲「兩時士」。惟白石拜湘綺爲弟子事，亦在後五年。湘綺曾語吳劭之——名顯，湘潭人——云：「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我門下有鐵匠、銅匠；還有個木匠也好學，但他總不肯爲我弟子。」因白石生有傲骨，不願意人家說他趨附，前詩中所謂「平生我最輕流俗」是也；又其挽沁園聯亦有「衣鉢信真傳，三經不悉知已少；功名歷無分，一生長笑折腰卑」之句。）

龍山七子，白石年最長，餘爲王仲言、羅眞吾、醒吾、陳伏根、譚子荃、胡立三。見白石題龍山訪舊園小序。（照按：譚子荃是羅眞吾的內兄。胡立三是竹垞胡家的，時爲鄉紳。龍山詩社常以黎雨民家爲集會地點。是年後又組織龍山詩社，則以我家爲集會地點。兩山相距約五十里。）

白石於宣統元年自廣州歸後，有與黎大松安書云：「一日獨坐，回憶十年前與公頻相晤時，蛻園（王仲言）雲溪（黎徵孫）多同在坐。聚必爲十日飲。或造花牋，或摹金石，與之所至，則作畫數十幅。日將夕，與二三子游於樹（杉）」

溪之上。仰觀羅山蒼翠，幽鳥歸巢；俯瞰溪水澄清，見蜚蝶橫行自若。少焉月出於竹嶼（自竹嶼）之外，歸誦芬樓，促坐清談。璜不工于詩，頗能道詩中之三昧。有時公或弄笛，璜亦姑妄和之。月已西斜，尚不欲眠。……璜本不讀書，以友兼師事公，……邇年以來，奔走半天下，……買山僻地，去白石愈遠，平生之知舊艱于來，璜亦艱于往，獨坐杜門，頗似枯衲，……安得化身爲蝸牛，負其虛置之于羅山之側！……」（附按：這信是已酉十二月初九寫寄的。

信中「十年前」的「回憶」，就是從甲午到壬寅約八九年間的故事。白石翁長於家父寅年入歲，長於我二十八歲。是年甲午，他始到我家來其像——因先祖父上年癸巳九月去世，請他來畫衣冠遺像的。其時我才四歲，延王竹音師「發蒙」，書桌旁的凳子太高，他常抱我坐上去。先曾祖工畫，所藏恣其觀摹。相與刻印則稍後。大約這八九年間，他每年必在我家小住幾個月。羅山俗名羅網山，在我家對面里許，是一林阜，中有元末隱友隱近觀古壑；前繞小溪，水自白竹坳來，有杉木橋，故名以橋溪。羅山詩社既組成，有時羅山社友亦聯合來會於我家之誦芬樓——丁酉年新蓋的書樓。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湘潭大旱，有「吃排飯」的——飢民排隊到有存穀的人家去吃飯，不必吃光——適社友數十人來聚會，鄉人都以爲是吃排飯的飢民到我家來了。這信中所敘「造花屐，摹金石，作畫，吟詩，弄笛」等事，我記得十歲左右也都參加過，號小社友，受白石翁的領導。）

白石詩草卷六，題「畫松」詩自注中，述及他和黎雨民相過從的一段舊事說：「余少時極貧，黎雨民過訪，信宿不去，夜無油燈，常以松節燒火談詩。」

白石的題畫詩中，有兩首述及他在杉溪的生活，一首是「曾爲舊友黎德恂壁間畫松，寄題」，題下自注云：「德恂因字松庵」。詩中有兩句說：「安得安閒情似舊，臥君書屋聽溪聲。」自注云：「黎君書屋外有橋溪」。另一首是「丹楓黃菊畫贈黎松庵」，詩云：「三十年前溪上路，丹楓亂落黃花瘦。與君顏色未曾凋，人影水光獨木橋。」自注云：「松庵居杉溪，溪上有獨木橋，惟有耕者能過去，非行人橋也。松庵云：『有人能倒退過此橋者，吾願以佳印石贈。』余竟能得。」

是年二月二十一日，次子良輔生。（字子仁，妻王劉女。民國二年癸丑十一月病死，年二十一。妻後民國二年諱。）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丙申

白石三十四歲。

照按：白石此年始講篆刻之學。時家父與族兄厥庵正研究此道，白石嘗見之，興趣特濃厚，他刻的第一顆印爲「金石癖」，家父認爲「不佳」。此印及其早歲所工筆畫「處女作」，多存我家，直到民國三十三年滬漢淪陷，被日兵擄燒殆盡。——家父的松翁自訂年譜載，自丙申至戊戌共刻印約百二十方，已亥又尋丁寅印二十餘方，這幾年白石與家父是常共晨夕的，也就是他專精篆刻圖章的時候。他從此「暇而不舍」，並不看做文人的餘事，所以後來獨有成就。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戊戌

白石三十六歲。

十月，次女阿梅生。（適廣氏，夫死改適符氏。）

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己亥

白石三十七歲。

見王闈運，拜門作弟子。

湘綺樓日記本年正月二十日記：「看齊木匠刻印字畫，又一寄禪張先生也。」十月十八日又記：「齊璣拜門，以文詩爲贄。文尙成章，詩則似薛蟠體。」十九日又記：「齊生告去，送之至大馬頭。」

按：「寄禪張先生」當指尺指頭陀，但尺指頭陀得集未附有自述云：「余俗姓黃氏，名讓山，出家後本師賜名曰敬安，字寄禪，近邇自號八指頭陀。先世爲山谷老人裔孫。」湘綺稱爲張先生，可憐是他把寄禪的姓記錯了。

按：王闈運說白石的詩「負薛蟠體」，這句話頗近于刻薄，但白石終身敬禮湘綺老人，到老不衰。白石雖然拜在湘綺門下，但他的性情與身世

都使他學不會王湘綺那一套假古董，所以白石的詩與文都沒有中他的毒。

【照按：近代湘潭有五怪：一和尚，即八指頭陀，一鐵匠，一木匠，一篋匠（製竹器的），一牧童。怪在家皆赤貧，絕對無力讀書，而能以自力奮學，挺出名。前三人都與湘綺先後有緣；湘綺憶日記中的「陳先生」，若不是記錯了寄羅的姓，也可能就是指他的又一弟子拔鐵匠。

影摹丁黃印譜，篆刻大進。（黎觀齋白石翁云：「家大人自蜀檢寄四冷六家中之丁龍藏黃小松兩派印影與翁摹之，翁刀法因素綽達，特

爲矯健，非尋常人所能企及。……翁之刻印，自胎息黎氏，從丁黃正軌脫出。初注精密，後私浪濫攝叙，獨有奇氣。晚則執筆規矩之外。」又白石於

十年後——宣統庚戌——有「與譚三兄弟刊收藏印記」，略自述其經過：「庚子前，黎鐵安（按：名承福，字壽承，文獻第四子，行九。）代無長兄

弟（譚祖安廷蘭別號；弟祖庚恩蘭，瓶齋淨園）素蒙對於余十有餘印，丁拔賢（可鈞）者以爲刀法太嫻，謂予遠勝去之。是時全正學亂風（丁）秋庵

（黃），與丁同宗匠，未知孰是非也。黎鐵公亦師丁黃，刀法秀雅，余始師之，終未能到，然鐵公未嘗相諱薄，蓋深知余之純任自然，不敢妄作高

古。今人知鐵公者亦稀，正以不落漢人窠臼耳。庚戌冬余來長沙，譚子尚能刻印，想入趙攝叔之室矣，復喜余篆刻。……湘綺近用印亦余舊刻。余舊

句云：姓名人識髮成絲。……」

白石詩草有「憶羅山往事」詩，述在羅山和黎松庵同學刻印時事甚詳。全詩云：「石潭舊事等心孩，（照按：石潭壩在

杉溪下流，距羅山里許。）磨石書堂水亦災。（自注：余學刊印，刊後復磨，磨後又刊。客乘成泥，移于東復移于西，□于八方，通室

必成池底。）風雨一天拖雨殿，傘扶飛到赤泥（自注：地名。照按：赤泥埫，在羅山西北里許，山甚深）來。（自注：松庵因余得數印

石，冒風雨而來，欲與平分。）誰云春夢了無痕，印見丁黃始入門。（自注：余初學刊印，無所師，松庵願以丁黃真本照片。）今日羨

君嵐一着，兒爲博士父詩人。（自注：松庵刊印，與余同學，其天姿有勝于余，一旦忽曰：『刊印易傷目，吾不爲也。看世作詩，以樂餘

年。』）

【照按：是年（己亥）前數年，竹垞胡石荃父輔臣始介紹白石到奉山黎桂坊（名錫琴，文獻次子，行五）家寓居，後漸熟悉鐵安兄弟。頗自負能篆刻，一日問鐵安：「我總刻不好，奈何？」鐵安答曰：「南星坤的『瘦石』，挑一擔時，隨刻隨磨去，造三四點心盒，都成石漿，就刻好

了。」白石默識其言。自是至庚戌十年間果成名。（爲湘綺樓所刻「湘綺樓印」，阮資曾鈐入所編溇池社刊次期印料，錢景仿丁龍私法。又楊渭庵言：白石刻印改學攝叔後，在秦蘇庵家見攝叔「二金錢堂印譜」，大喜，即假去用硃鈎存，其精不異原本，至今尙存。此可見其摹習之勤。）
「晚則執筆規矩之外」，乃是他的劇格，被晚年名更高。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

白石三十八歲。

是年春，全家遷於蓮花峯下百梅祠堂。（蔡陳夫人文。此地即獅子口。）始構借山吟館。（自作借山記云：「余少工木工，蛙鼃無著處。恨不讀書。工餘喜讀古詩，盡數十卷。光緒庚子二月始借山居焉。造一室，額曰借山吟館。學爲詩數百首。」）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辛丑

白石三十九歲。

自記云：「辛丑識李翰屏」。蔡汝功謂翰屏曰：「國有顏子而不知，深以爲恥。請來相見。」（駱按：蔡汝功原名賦替，字與循，內閣中書，湘綺內弟。李翰屏名穎濤，甲午舉人，時亦官內閣中書。初，王船山裔瀾憂病沒潭市，家父介紹白石往遺像，始漸與城市士紳往來。王復介往李家畫像。翰屏不可一世，漸與白石成莫逆。）

是年十二月十九日，白石的祖母馬孺人歿，享年八十九歲。白石記萬秉公行十，人呼爲齊十爺，因呼馬孺人爲齊十娘。「晚歲家益貧，日食苦不給，常私自忍飢，留其食以待孫子。」（自撰溇海滄澗）白石晚年復追記云：「馬孺人愛孫甚篤。孫純芝，年將八十，思之淚流傷心。」（三百石印書記事）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壬寅

白石四十歲，到西安。

自記云：「壬寅，識夏午詒（晉），李梅菴（瑞，寶清進人）兄弟叔姪，郭葆蓀（人）兄弟。

「是歲之冬，夏午貽由西安聘爲畫師，教姚無雙。（夏午詒的姪人。白石曾自刻小印，曰「無雙從遊」。）風雪過灞橋，遠遶看

華山。到時，年將終，識樊樊山（增，時在陝西臬司），晤張仲毅、郭葆蓀。遊碑林、雁塔坡、牛首山、溫泉。」

由湘之西安，道出洞庭湖，畫「洞庭看日圖」。白石詩草卷二有詩追記此事，題下自注云：「余壬寅冬之長安，道

出洞庭，卽畫此圖。」白石詩草卷七又有「霸橋」詩記西安之行。

是年四月初四日，三子良珉生。（後名愚公。字大可，諱子如；別號派家村人。娶張登齡女。）

駁按：辛丑以前，白石的畫以工筆爲主，草蟲早就傳神。他在家一直的養草蟲——紡織娘、蚱蜢、蝗蟲之類，還有其他生物，他時常注視其特點，故直接寫生的練習，歷時既久，自然傳神，所以他的畫並不是專得力於摹古。到壬寅，他四十歲，作遠遊，希圖作風，才走上大寫意的花光翎毛一派（吳昌碩開創的風氣）。民初，學八大山人（書法則仿金冬心）。直到長六尺八兩次避亂，定居北平以後，才獨創紅花墨葉的兩色花卉，與濃淡雜筆的蟹和蝦。黎澍齋記白石翁云：「翁作畫，先學宋明諸家，擅工筆，清湘（大滌子，卽碑石壽）、癡風（黃慎）、青藤（徐文長），得其精髓。晚乃獨出匠心，用大筆，潑墨淋漓，氣韻雄逸。」又云：「書法出入北海、冬心，疏落有致。詩則清奇靈秀。拍印亦有獨造處。」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癸卯

白石四十一歲。從西安到北京。還家。

自記云：「春三月，午詒請畫畫師職，同上京師。樊山曰：『吾五月相繼至。太后愛畫，吾當薦君。』」

「由西安上京華，道過黃河，望嵩高。到京，居宣外北半截胡同。識會農髯（縣，衡陽人），晤李筠菴（瑞，梅菴弟），

張貢吾（湖，湘潭人）。

「五月之初，聞樊山已起行，璜平生以見貴人爲苦事，強辭午貽，欲南還。午貽曰：『既有歸志，不可強留。壽田

欲爲公捐一縣丞。……』璜笑謝之。」

「過黑水洋，到上海小住，還湘。」（照按：遷移在五六月間。我的癸卯日記：「六月廿六日，上午寄寄園先生來。」是年王仲賢先生寄我來。）

在由陝西來北京的途中，畫有「華山圖」和「嵩山圖」。

白石詩草卷六，「自題開看西山圖」詩自注云：「余出西安，道過華陰縣，登萬歲樓看華山，至暮，點燈畫圖，圖中桃花長約數十里。」

同書卷四，「題雪庵背臨白石畫嵩高本」有句云：「二十年前游興好，□□澗外畫嵩高。」自注云：「癸卯春，余由西安轉京華，道出□□澗，攜几於澗外畫嵩山圖。」

白石於本年三月到北京後，即與友人肆遊京畿各名勝。白石詩草第一首爲「題畫寄樊樊山先生京師」，開首記其初到北京時的一段生活云：「十五年前喜遠遊，關中款段過盧溝。京華文酒相徵逐，布衣尊貴參諸侯。陶然亭上饒春早，晚鐘初動夕陽收。揮毫無計留春住，落霞橫抹胭脂愁。」（自注：癸卯三月三十日，夏壽田、楊度、陳兆奎，在陶然亭餞，余爲畫簞春圖以記其事。）琉璃廠肆吾所好，鐵道飛輪喜重到。……」

白石在遊長安之前，曾作借山圖，亦名借山吟館圖。其後他遊西安、北京、江西、廣西等地，都「自畫所遊之境」，總名借山圖卷。白石自狀不記作圖起於何時。我細檢借山圖題詞鈔本，見其中有年月可考者重加排比，始得考定借山圖的最早一部分是在他遊西安之前畫的。如譚延闓題兩絕句，款題「壬寅六月」，這是在他遊西安之前半年。又如徐崇立題的六絕句，有長跋云：

寄園先生自畫所居借山吟館爲圖，並自題二絕句。一時朋輩和者甚衆。見而心賞，雅欲續貂。塵事思慮，遊即罷去。壬寅殘臘，相過於長安，……出紙屬題，得價夙願。事隔兩年，重逢異地，亦自幸墨緣爲不淺矣。……癸卯

早春同郡徐崇立初稿。

這篇跋最可證明白石初畫的是「借山吟館圖」，其時約在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二）。後來白石遍遊南北好山水，每「自畫所遊之境」，範圍年年擴大了。日子久了，他自己也不記得他開始在何年了。他甚至於不記得他自己原題的兩首絕句說的什麼了。許多題詩的都是和他的原韻，第一首用還、關、山韻；第二首用風、蛩、鐘韻。但白石在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自題借山圖題詞鈔本云：

……黎蘇菴詩是用余原韻。余原韻詩亦不見，余自忘矣，追思不可得也。（照按：蘇菴名康翰，文蔚幼子。）

樊榭祥題的長歌，款為「光緒癸卯中和節」，中和節是二月一日。樊詩有句云：

山人無山恰有山，湘波如鏡開煙鬟。……君有青山畫裏看，人有青山門外開。……山人所至工修飾，紙窗竹屋明如拭。一雙米家虹月船，四面嘉陵山水壁。竹林主人笑拍手，其人與屋皆不朽。……

此詩可見借山圖最初的狀態。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甲辰

白石四十二歲。

春間偕王闈運至江西，遊廬山南昌等地。秋還家。

白石詩草卷五，「滕王閣」詩題下自序云：「甲辰春，余侍湘綺師遊廬山。秋七夕，湘綺於南昌邸舍招諸弟子聯句，湘綺師首唱云：『地靈勝江匯，星聚及秋期。』」

自記云：「甲辰，侍湘綺師遠遊南昌。七夕，師賜食石榴，招諸弟子曰：『南昌自曾文正公去後，文風寂然。今夕不可無詩。』坐中有鐵匠張仲慶，銅匠曾招吉，及璜，推為『王門三匠』。登滕王閣，小飲荷花池。遊廬山。」

（照按：銅匠曾招吉，衡陽人，時在南昌製遠星，運大氣球為樂，可坐二人，任風吹行，但試驗時墮水。白石說他常著官靴，每自表示其能文章。）又借山館記云：「甲辰春，薄遊豫章。吾縣湘綺先生七夕設宴南昌邸舍，召弟子聯句，強余與焉。余不得有佳句，然索然者正不獨余也。始知非具宿根幼學，蓋未易言矣。」

「中秋歸里，刪館額『吟』字，曰『借山館』。」（照按：我的甲辰日記：「十一月六日，寄園先生來。」「七日，燈下，與寄園先生學魏晉用筆法。」這是他從李筠庵處得來的。）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乙巳

白石四十三歲。遊廣西。

自記云：「汪頌年（諱書）為提學使，借遊桂林，看佳山水。小遊陽朔，穿走諸洞。」

白石詩草「憶桂林往事」詩有自注云：「乙巳年余初客桂林」。又云：「乙巳冬，蔡松坡亦客廣西，欲從事於畫，余未敢應。」

「峭壁松林圖」詩自注云：「余曾游桂林，息峭壁下，有牧童自言：『此間多狐，常誘人入叢林中，數日不放，人亦忘歸。』問山名，牧童不答。」

在桂林，開始以刻印為活，樊樊山為定潤例。「憶桂林往事」詩自注云：「乙巳年，余初客桂林，其篆刻純似龍泓秋庵；樊山先生曾為書定潤資：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廣以漢尺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丙午

白石四十四歲。遊廣東。冬，還家。（照按：我的丙午日記：「十月十二日，上午寄寄園先生來。」這年我十七歲，家居讀書，記得那天

白石翁吃過午飯就乘原轎回家去了，說不久還要上廣東去。）

始置田地建房屋於茶恩寺如家坤。（前曰「借山」，至是「買山」。）

是年十二月初七日，長孫秉靈生。（良元子，字近衡，號移孫。白石十一月二十日移居新屋，不一月生孫，故名「移孫」，移入祝之曰，

「人興財旺」。復詳樂於國立北京法政學校。民國十一年十一月病死，年十七。）

自記云：「越年節（乙巳年節），得父示，四弟與貞兒從軍到廣東，命璜追尋。璜過蒼梧，至廣州，居祇園寺，探問則已移軍欽州矣。璜到欽州。郭葆蓀（時嘗欽廉兵備道）留之教姬人畫。遊端溪，謁包公祠。復隨軍到東興，過鐵橋，看安南山水。久客思歸，攜四弟與貞兒由香港海道至上海。一日，思遊虎邱山。是日至蘇州，天色已晚，宿駙馬府堂。虎邱歸後，復尋李梅菴于金陵。居三月還家。」

謹按：白石自默略這一節，自「越年節」以下，不記年月。考其行踪，自廣西梧州南下，到廣州，又到欽州，則在廣東省的西南角；又遊端溪，則在廣西府高要縣，在廣州的西面；後來又隨軍到東興，東興是欽州防城縣最接近安南之地；故過鐵橋即可看安南山水。大概白石在廣東各地前後住了兩年以上——從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到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已酉還家，由香港海道回到上海。白石在上海，也住了一個較長的時期。他遊虎邱，尋李梅菴於金陵，都是宣統元年己酉的事（參看己酉年譜）。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丁未

白石四十五歲。春，到廣東欽州。（自憶是坐轎到廣西梧州，再坐輪船轉海道去的。）冬歸。

謹按：白石住高要縣，遊端溪，大概是在這年的春夏。題石門畫冊詩之巉岩飛瀑一首，白石自注云：

丁未春夏，余小住肇慶，嘗偕郭慈庵遊鄰湖山，觀飛泉潭。

此可見白石爲郭葆蓀姬人教畫，遊端溪，都是丁未小住肇慶前後的事。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戊申

白石四十六歲。仍遊廣東。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己酉

白石四十七歲。從上海回湘潭。

在回湘之前，他曾遊蘇州，並於中秋節「攜兒輩同遊虎邱」，後又訪李梅菴於金陵。盤桓於滬、蘇、南京諸地凡三月。白石詩草「題畫寄樊樊山先生京師」詩中有自注說：「己酉八月十五夜，攜兒輩同遊虎邱。是夜無月，借人瘦馬，幾驚危險。」自狀略說：「虎邱歸後，復尋李梅菴於金陵，居三月，還家。」

借山圖題詞鈔本有虞山病鶴題的青玉案詞，款云：

宣統元年己酉九月，白石先生歸湘潭，譜此送之。即題於借山圖冊。虞山病鶴，時同客海上。

據此，知道白石歸家在本年九月。（附按：我的己酉學堂日記：「十月初八，午飯後至胡宅（在滬泰街），晤齊公、雲溪、仲師（時歸湖家）、仙甫（沁園長子）、五丈（即胡石菴，主人也）……」是時我在長沙優級師範學堂讀書，常往胡家。）

白石於壬申（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作白石詩草自敘，開篇即說：

壬寅年，吾年四十，始遠遊。至己酉，五出五歸，身行半天下。

自壬寅至己酉（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九），白石遊覽佳山水有六大處：壬寅自湖南到西安，癸卯自西安到北京，由海道經過上海回湖南。此一出歸也。甲辰遊江西南昌與廬山，是年回湖南。此二出歸也。乙巳從湖南到桂林，看廣西山水；丙午從廣西到廣東，回湖南。此三出歸也。丁未春遊廣東，冬回湖南。此四出歸也。戊申復遊廣東，由海道到上海，至己酉九月始回湖南。此五出歸也。他遊覽了六大處山水（陝西、北京、江西、廣西、廣東、江蘇）。

詩草自敘說：

壬寅……至己酉，身行半天下。雖詩境曠，益知作詩之難。多行路，還須多讀書。故造借山吟館於南嶽山下，熟讀唐宋詩，不能一刻去手，如渴不能離飲，飢不能離食。然心雖有得，胸橫古人，得詩尤難。

自狀略也說：

造一室，曰借山吟館，置碧紗廚於其中，蚊蠅無擾。讀古文詩詞，吟新句。將所遊好山水初稿重畫，編入借山圖，共得五十餘圖冊。餘閒種果木三百株。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庚戌

白石四十八歲。

是年黎鯨菴於嶽麓山下新造聽葉庵，九月，邀白石往遊。

借山吟館詩草有「孤吟寄黎兔衣」詩，題下自注云：「兔衣者，黎承禮辛亥後自呼也。」詩末自注云：「庚戌冬，兔衣於麓山下造一室，曰聽葉庵，招余遊焉。」

又，「兔衣和前題，次韻贈之」詩自注云：「兔衣和詩云：『探梅莫負衡山約』。時正九月。」（按：衡山爲天衡山，在湘潭城南五十二里，見白石「老樹兼寄兔衣」詩自注。）

附按：麓山湖南高等學堂即嶽麓書院舊址。是年黎鯨菴爲監督，張謇爲教務長，招白石遊山，尋李北海麓山寺碑。後白石壬子歲和鯨菴詩有「麓山無復尋詩夢」之句。（我的庚戌學堂日記：「十一月十七日，晚至胡宅，晤五丈、仲師、及寄園。」是白石冬間尚在耆垣也。）

宣統三年（一九一〇）辛亥

白石四十九歲。在長沙，求王闓運爲他祖母馬孺人作墓誌銘，並求他寫碑。墓誌的大概，已引見前文。

是年三月初八日清明節，節後二日白石應王闓運之邀，到瞿鴻禨家看櫻花和海棠，並禱飲於瞿家的超賢樓。

上兩事在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中記載甚詳：

二月廿六日，未朝食，齊瀨生來求文。

三月九日，陰，當招齊木匠一飯，因令陪軍大（指羅揚，因他曾任軍機大臣）。

十日，晴。午初過子玖（羅揚字），同請金（恂，嘉興人）譚（祖）齊（伯）看櫻花海棠。子玖作櫻花歌，波瀾壯闊，頗有湘綺筆仗，余不敢和，以四律了之。坐客皆和。……談宴一日始散。

四月六日，作齊志。

七日，作齊志成。

白石自記云：「壬子春，聞湘綺師又來長沙，居營盤街，璜往待。譚三兄弟邀往荷花池上，爲其先人寫真。忽湘綺師示云，明日約文人二三，借羅氏超覽樓一飲。……得見超覽樓主人及諸公子（主人即羅揚，公子之一爲羅宣）。湘綺師曰：『瀨生足跡半天下，久未與同鄉人作畫，可爲畫超省樓禱集圖。』……璜因事還鄉，久未畫圖報命。」

按：據湘綺樓日記所載，知道王羅共邀白石諸人觀集看花，確實是在宣統三年三月，白石的自狀略各稿本皆作「壬子春」，是向後錯了一年；羅宣頗作白石第八十壽文，中記此事，稱在「宣統己庚之間」，又向前錯了一二年。羅宣頗轉載狀略（古今半月刊三十五期，頁一五）無「壬子春」三字，將此事併入辛亥年，是不錯的。（按：按：辛亥是也。白石寫真，備於紗衣裏面透視掛上之圓鏡花；自稱爲絕技。又於地毯右方角上畫一「湘齊瀨生畫像」小印。此皆於是年所畫祖庚衣冠像上可以窺見。祖庚行四，爲「羅三」祖庶弟，廢發於己酉八月，在辛亥黨會前。又湘綺日記中之「譚祖」，即羅，行五。）

中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壬子

白石五十歲。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癸丑

齊白石年譜

白石五十一歲。

十一月，次子良輔病死。（白石有祭次子仁文，略述自己的生平，節抄在此，可印證前此十餘年間的事：「吾居星塘老屋，灶內生蛙，始事於畫，爲家口忙於鄉里。仁兒兄弟雖有交，實若孤兒。前清光緒廿六年春，借山獅子口居焉。仁兒年六歲，其兄十二歲，相攜砍柴于洞口；柴把未大知斃，貧人顧子能勤，心竊喜之。夏，命以稻草糊于牆頭守蓬，一日吾入自外，于窗外竊立，不見吾兒，往視之，初小不及身，薄且昏日，吾兒仰臥地上，身著短破衣，汗透欲流，四旁野草每日灼枯，余呼之曰：「子仁！睡耶？」兒驚坐起，抹眼視我，淚盈且咳，似恐加責。是時吾之不慈尙未自覺也。廿二年冬，買山於此處，至民國二年秋，入閩寒暑。八年之間，吾嘗遊桂林及廣州。吾出，則有吾兒省祖理家，竹水銜害。吾歸，造寄萍堂，修八親樓，春耕小園，冬暖圍爐，牧豕呼牛，以及飯豆芋魁，摘蔬挑菊，種樹養魚，茂香理印，琢石磨刀，無事不呼吾兒。此吾平生樂事也。兒享父母能盡孝道，於兄弟以和睦，於妻女以仁愛，於親友以義誠；聞靜少言，不思享人，夜不安宿，絕無所嗜。年來吾歸，嘗得侍側，故節刻印。因宣統三年之變，急于防害，始習槍擊，遂至好獵。世變日亟，無奈何，九月初六日忽令兒釐分爨。十一月初一日，吾兒病作，初八日死矣……初三日尙坐吾廚下，手播火籠，足曳破布鞋，松柴小火，與母語尙熱其贊，不意入墮烟散，悲痛之極，任足所之，幽棲處堂，不見兒坐；撫棺號呼，不聞兒應。兒未病，芙蓉花殘；兒已死，殘紅猶在。痛哉心傷！膝下依依二十年，一藥不良，至於如此！……」）。

按：白石所造之寄萍堂，後院有竹寬通泉，客來燒茶，不待挑水。室內陳設雅潔，作畫刻印之几案，式樣古闊，皆自出心裁。大約清末民初數年間是白石鄉居清適，一生最樂的時期。他那時也實有「終焉」之志。他的創作天才多表現於日用的門窗几席間。所御都具體軸，非凡品。居六避亂離鄉以後，環境才促使他更發展到藝術上進一步的成就。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甲寅

白石五十二歲。家居。

借山吟館詩草有詩題云：「甲寅雨水節前數日，余植梨三十餘本。」

是年夏，白石的六弟純楚死於湘潭。借山吟館詩草有「題六弟小影」詩，題下自注云：「戊申夏余戲爲畫小影，壬子冬病歸，甲寅夏死矣。因題之。」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丙辰

白石五十四歲。山居，臨張叔平畫。是年九月，白石於鄉間獲觀鄰人藏畫四幀，原題有「柏酒」「益壽」「拜石」「筆林三百八株之餘子」等字樣。白石臨摹一過，自題云：「余見其畫筆題字及印章，實係張叔平先生手跡，世人無有洋翁，誰能辨之？」自臨畫幅又加題云：「戩齋七兄來借山，見余臨張叔平先生畫，意欲袖去。余知叔平先生與文肅公爲同年友，非獨喜余畫，遂欣然贈之。丙辰十月，璜記於寄萍堂。」（按：張叔平名世準，湖南水鄉人，道光己酉舉人，與文肅同年。擅丹青，工篆刻。白石寄吳山家時，每假臨而臨習之。是亦其畫學淵源之一。）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丁巳

白石五十五歲。

夏五月，避鄉亂，到北京。適逢張勳復辟，段祺瑞於馬廠出師致討，遂又到天津避兵。白石詩草「京師雜感」詩有自注云：「余陰曆五月十二日到京，適有戰事，二十日避兵天津，火車過黃村、萬莊，正遇交戰，車不能停，強從彈雨中衝過。易實甫猶約聽鮮靈芝演劇，余未敢應。」又，白石詩草自敘云：「丁巳春，湘中軍亂，草木疑兵，復避京華。」

樊山本年六月初三日有五言律詩一首贈白石，其小序云：

願生以丁巳五月至京，適有戰事。兵後將歸，賦詩爲贈，卽題其集。

自記云：「丁巳避鄉亂，竄入京華。舊識知詩者樊樊山，知刻者夏午貽，知畫者郭葆蓀，相晤。璜借法源寺居之，

寶畫及篆刻爲業。識陳師曾（衡恪）、姚芒父（華）、陳半丁、羅復公（尊慈）兄弟（慶公弟敷庵、樞慶）、汪謫士（吉麟）、蕭龍友（號曼蘭）。」（照按：白石此次到北京，初未住在法源寺，我的惡濁齋日記：「民國六年八月廿六日，下午四時半過排子胡同（前門外西河沿）阜豐米局（內有一大所公館，郭葆森家寓此。）訪齊璜翁，不晤，歸。」十月七日下午又往訪，仍不晤。二十三日晚飯後，齊頹翁、朱子珩（子佩，一號師時，名德衰，湘潭人）至。」是時我往宣外香爐營西橫街，又是年白石爲協滯庵「於善而居」印啟云：「余嘗游四方，所遇能畫者陳師曾、李巧庵、能書者曾農聲、楊滯庵先生而已。李樞慶能書，贈余書最多，未見其人，平生恨事也。滯庵贈余書亦多，刻石以報，未足與書法同工也。丁巳七月中，齊璜并記，時二十日，由西河沿上移榻崇兒胡同。」按：所居排子胡同即在西河沿；陰曆七月二十日爲國曆九月六日，故我十月七日往訪不晤，是他已移榻了。崇兒胡同亦郭宅，有同寓者與白石不相能，故白石不久又移榻法源寺與滯庵同寓。他又爲滯庵刻「視道如華」印啟云：「余二十年來嘗游四方，凡遇正人君子，無不以正直見許。獨今年重來京華，有某無賴子欲騙吾友（按：「吾友」係指郭葆森），吾友覺，防之，某恐不遂意，尋余作難，余避之滯庵弟所居法源寺如憲寮。頃談金石之餘，爲刊此印。丁巳八月廿八日，兄頹並記。」滯庵又謂：據前印跋語，民六時，白石尙未與清道人相見，後三年即民九，清道人遂歿，其間白石並未曾至寧滯，似此，壬寅「識李梅庵兄弟叔侄」，殆未識其本人；已酉「尋李梅庵於南京」，似亦未晤。我因逕詢白石，他記得在清宣統間，清道人兄弟二人會到湘潭，寓城內郭武壯祠，相訪未值，但最後似曾見了一面。）

是年六月初三日，樊山題白石詩草云：

灑生書畫皆力追冬心。今讀其詩，遠在花之寺僧之上。……冬心自道云：「隻字也從辛苦得，恆河沙裏覓鉤金」。

凡此等詩，看似尋常，皆從劍心斲肝而出，意中有意，味外有味，斷非冠進賢冠，騎金絡馬，食中書省新煮餒頭者所能知。惟當與苦行頭陀在長明燈下讀，與空谷佳人在梅花下讀，與南宋前明諸遺老在西湖靈隱昭慶諸寺中相與尋摘而品定之，斯爲雅稱耳。……

此卽白石詩草自敘（初稿本）所記「樊山先生見其詩稿贈以言，勸予刊之。」
是年七月陳師曾（衡恪）有詩題借山園云：

曩於刻印知齊君，今復見畫如篆文。東紙蠶蠶寫行脚，脚底山川生亂雲。齊君印工而畫拙，皆有妙處難區分。但恐世人不識畫，能似不能非所聞。正如論畫喜姿媚，無怪退之讓右軍。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羣？（照按：師曾是時與我同事教育館編書處，我的惡偶齋日記民六：「十月廿五日，師曾來，談及爾翁近所刊印，縱橫有餘，古樸不足。畫格甚高，然能賞之者卽能評其未到處。……」）

是年冬，「湘亂稍息，復還鄉。」（詩草自敘）

白石詩草卷一有詩題云：「丁巳十月初十日到家，家人避兵未歸。時借山僅存四壁矣。」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戊午

白石五十六歲。在湘潭。

白石詩草自敘云：「越明年戊午，民亂尤熾，四野煙氛，竄無出路。有戚人居紫荊山下，地甚僻，茅屋數間，幸與分居，同爲儉活，猶恐人知。遂吞聲草莽之中，夜宿露草之上，朝餐蒼松之陰。時值炎熱，赤膚汗流。綠蟻蒼蠅共食，野狐穴鼠爲鄰。如是一年，骨與枯柴同瘦，所有勝於枯柴者，尙多兩目，驚怖四顧，目睛瑩然而能動也。」

（用詩草初稿本）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己未

白石五十七歲。重來北京。冬，又還湘省親。

白石詩草自敘云：「己未，吾年將六十矣，乘清鄉軍之隙，仍燕京華。臨行時之愁苦，家人外，爲予垂淚者尙有春

兩梨花。過黃河時乃幻想曰：「安得手有嬴氏趕山鞭，將一家草木同過此橋耶！」

「到京華，重居法源寺，以寶畫刻印自活。朝則握筆把刀，惟夜不安眠，百感交集。是誰使我父母妻子別離，戚友不得相見？枕上愁餘，或吟詩一二首，覺憂憤（一作憂悶）之氣從舌端出矣。平時題畫亦然。故集中多絕句，皆非劇心斂肝而出者。」（參用詩經兩稿本。）

是年九月，納副室胡氏，名寶珠，四川酆都人。（生於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小於白石四十歲。）

白石祭陳夫人文云：「吾妻不辭跋涉，萬里圍圓，三往三返。爲吾求如婦寶珠以執箕帚。」寶珠姓胡，家在四川酆都縣轉斗橋胡家冲，父名以茂，爲篾工。（見三百石印齋紀事。）祭文中記陳夫人三次北來，均未記年月。

白石詩草中有兩處提及胡姬，均稱做「寶姬」：一見於詩題，謂「寶姬多病，侍奉不息，以詩慰之。」題下自注云：「寶姬自言有姊從朱姓，有弟名海生，忘其居住地名。」另一處是「題畫」詩的自注，謂「寶姬爲余理紙十年，余畫中之巧拙，必能直指言之。」

因聞湖南有戰事，還家省親。白石詩草卷二有詩題云：「己未，三客京華，聞湖南又有戰事，將欲還家省親，起程之時有感而作。」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庚申

白石五十八歲。

攜子如，移孫同回北京。

白石詩草卷四，題「老少年」詩有自注云：「庚申春，余攜子如，移孫就學京師，至蓮花山下忽大雨，避雨舊鄰家。時老少年方萌動。」

同書卷二有「避亂攜眷北來」詩云：「不解吞聲小阿長，攜家北上太倉皇。回頭有淚親還在，咬定蓮花是故鄉。」
（自注：「蓮花，山名。」）

自法源寺移居宜武門內石鐙庵，大概在這次回北京之後。

正月至三月之間，有花果畫冊，此冊有題記數則，其一云：

老萍親種梨樹於借山，味甘如蜜，重約斤許，戊己二年避亂遠竄，不獨不知梨味，而且孤負梨花。

此可與上年所記「春雨梨花」的回憶參看。其二云：

朱雪個有此花葉，無此簡少。

其一云：

余畫梅學楊補之，由尹和伯處借鈎雙鈎本也。友人陳師曾以爲工真勞人，勸其改變。

（按案：白石詩畫卷三，「友人重遠呈畫梅」詩有句云：「雪冷冰殘肌骨涼，金農羅隱避金陽。」自注云：「尹和伯名金陽，畫梅空前絕後。」）

（按按：尹和伯和湘潭人，清末以畫梅著稱于時。）

白石在二十五年之後印行此冊，自題詩云：

冷逸如雪個，遊燕不值錢。此翁無肝膽，輕棄一千年！

自跋云：

予五十歲後之畫，冷逸如雪個。避鄉亂，竄於京師，識者寡。友人師曾勸其改造，信之，卽一棄。今見此冊，殊堪自悔，年已八十五矣。乙酉，白石。（乙酉是民國三十四年，「雪個」卽大山人。）

是年夏，直皖戰起，白石攜子孫自石鐙庵移居東城帥府園以避兵，有「避難」詩記其事云：「石鐙庵裏膽惶惶，帥

府園間竹葉香。(自注：庚申，余攜子如移孫父子祖孫三人避兵帥府園友人郭慈庵家，帥府園爲外人保衛界也。)不有郭家同患難，亂離誰念寄萍堂。」

石鏡庵的老僧好蓄鷄犬，晝夜不斷啼吠，故白石在直院戰事停止之後，不再搬回石鏡庵，而遷居於西城的觀音寺內。又因寺內佛號鐘聲，睡不成寐，故又遷三道棚欄，後又遷鬼門關外。識朱悟園(寶冒)、林琴南(銜)、徐悲鴻、陳散原(三立)、賀履之(良履)，皆在遷居觀音寺以後。

點按：我的悲憫齋日記民八：「四月十七日五時半過法源寺晤齊嶺翁及楊澤庵(昭儀，湖潭人)，語惻惻，嚮何字。」民九：「五月廿四日夜，齊白石翁至，久話。」是時家父亦來北京也。「六月廿九日，韻翁率其子孫至(三子子如，長孫移孫也)。」七月十四日，侍父親及張榕陶(蔚翰)到齊韻翁處，已遷東城矣。「時正值直皖戰爭，東城向稱保衛界也。自是常來與家父劇談。」八月八日，八時，隨父及榕陶至帥府園六號齊韻翁處，看畫及詩。「十八日，「次煌(林世燾，平樂人，甲申翰林)及韻翁來，繼後余同至西城觀音寺，爲看房子，坐朱悟園處。」「廿四日，至觀音寺聽講……(時間瑛和尚在此講楞嚴經)，聽任公亦至。坐韻翁處，新運來此者。」「廿一日，同遇夫(楊樹遠，長沙人)過觀音寺問房屋，坐白石處。」又白石營居鬼門關——後改名貫入關——時，堂上懸掛王潤綺所畫「寄萍堂」橫額，自題詩云：「淅風吹袞異人間，久住渾忘心勝寒。馬面牛頭都見慣，寄萍堂外鬼門關。」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辛酉

白石五十九歲。

是年秋返湘，重陽節到家，旋返北京。白石詩草卷二有詩題云：「辛酉九日到家，二十五日得如兒京師來電，稱移孫病篤；余至長沙，又得如兒書，言病已穩；到漢口又得書，言病大減。作詩以慰如兒之周密。」(點按：移孫本年十一月病死)。

十二月廿日，胡姬生子，名良運。(行四，字翁子，號子良，娶蘇蘇把的着彭年的次女。)

祭陳夫人文說：「寶珠初生良遲，吾妻恐其不善育，夜則抱之俱睡，飢則送入母室乳之。」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壬戌

白石六十歲。還家，旋返北京。

是年四月在長沙與張正陽（即仲屬）、胡復初（即石庵）、楊重子（名鈞，號白心，曾子一之弟，以工隸書名）、黎巖齋諸人過從。爲重子刻印甚多，爲巖齋畫鴛鴦芙蓉綾本橫幅，極精美。

白石詩草「賣畫得善價復慚然紀事」詩，自注云：「陳師曾壬戌春往日本，代余賣杏花等畫，每幅百金，二尺紙之山水得二百五十金。」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癸亥

白石六十一歲。在北京。

是年陳師曾死，年四十八。白石有「師曾亡後，得其畫扇，題詩哭之」：

一枝烏桕色猶鮮，尺紙能售價百千。君我有才招世忌，誰知天亦厄君年。

又有「見師曾畫，題句哭之」：

哭君歸去太匆忙。朋黨寥寥心益傷。安得故人今日在，尊前拔劍殺齊璜！

白石詩草卷六，「與友人重過三道棚，聞話陳師曾」詩自注云：「陳師曾七月二十四日來三道棚，自言二十八日之大連。聞在大連得家書，奔祖母喪，死於南京。」

照按：陳師曾是白石的譯友，也是白石作品的宣傳者。（黎巖齋記白石翁云：「辛亥以還，滬中多故，山寇出沒，鄉居不寧，翁倉皇避地，仍遊燕京，不求人知。陳師曾攜畫東遊，日人出數百金購之。其所作曾選入巴黎藝術展覽會，而日人亦將翁之作品及藝術生活攝爲影片，獻映於庫

京藝術院，名動海外。」

熙又按：陳師曾這年夏天奔母喪到南京後得痢疾死的，夏初還在北京與白石同宴飲。我的注得日記原十二：「六月三日，十二時到安兒胡同周

印良師（大烈）家吃飯，會了齊白石、陳師曾、楊渭庵、孫伯恆（壯）、楊遇夫、陸石遠、凌直支（文瀾）等。」

是年十一月十一日胡姬生次子，名良己。（行五，字子瀟，號選選，娶顧養溫氏女。）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甲子

白石六十二歲。在北京。

日記云：「八月初七日，如兒分居於象坊橋，余與百金作移居費。……冬□月，如兒遷於南關市口。此兒自今春以來，畫名大著。……」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乙丑

白石六十三歲。在北京。

日記云：「正月，寶愷南先生（名玉環，湘潭人，癸卯解元）來寄萍堂。同客有勸余遊歷日本者，其言甚切，以為兼買畫，足可致富。余答以余居京華九年矣，可以過活。飢則有米，寒則有煤，無須多金反為憂患也。愷南兄以為余可學佛，談禪最久。廿四日，余往廣濟寺尋愷南兄，授予□□□□□□□□□□……并贈淨土四經一書。」

「二月廿九日，余大病。……人事不知者七日夜，痛苦不堪言狀。……半月之久，始能起坐。猶未死！六十三歲之火坑即此過去耶？」

是年梅蘭芳從白石學畫。

白石詩草卷二有詩題云：「庚申秋九月，梅蘭芳倩家如山約余綴玉軒閒話，余知蘭芳近事於畫，往焉。蘭芳笑求余

畫蟲與觀，余諾之，蘭芳欣然磨墨理紙，觀余畫畢，爲歌一曲相報，歌聲淒清感人，明日贈之以詩。」詩云：「飛塵十丈暗燕京，綴玉軒中氣獨清。難得善才看作畫，殷勤磨就墨三升。西風颭颭裊荒煙，正是京華秋暮天。今日相逢聞此曲，他時君是李龜年。」（黎殿賢記白石翁云：「時有某巨公稱解演劇，坐中皆冠裳顯貴，翁被延入坐，布衣襤褸，無與接談者，憐憫畢後至，高呼齊先生，執禮甚恭，滿座爲之驚訝。翁題畫詩云：『曾見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動公卿；而今淪落長安市，幸有梅郎識姓名。』有感而發，一時摩爲佳話。」照按：白石自言：梅家植牽牛花百種，花有極大者，巨觀也，從此始畫此花。後有句云：「百本牽牛花碗大，三年無夢到梅家。」）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丙寅

白石六十四歲。

春初回湘潭，因鄉間大亂，未到家便折回北京。白石詩草有「余自校閱此集，至卷六，中有『紫雲山上夕陽遲』句，感泣一首，」開首兩句爲「十載思兒日倚門，豈知百里卽黃泉。」下有自注云：「丙寅還湘潭，值家園大亂，百里星塘，使我年各九十之父母不能相見，竟成長別。」

是年三月二十日白石之母周太君卒於湘潭，享年八十二歲。七月初五日白石之父貴政公卒於湘潭，享年八十八歲。日記云：「三月十五日得子貞書，知吾母病重，將難治，並需匯錢濟急。余心痛不樂。十六日匯百元。……至廿四日不見子貞再函，未知母親愈否，尙有猜疑。來北京十年，十日未作畫第一度。心殊不樂。兵匪共亂，鐵道不通，奈何！」

「四月十九日得貞兒家書，知吾母前三月廿三日巳時逝世。卽令人打探，火車不能通，兵匪更熾。卽刻設靈位。此大痛心事，非能言盡。總之一言，不成人子至極！」

「七月七日得貞兒書，言吾父前六月初間得病，病係寒火症，不數日稍愈，復能進飯。忽又病，無論何食物不進。

「八月初三日夜得快捷家書，未開函，知吾父必去，血淚先下。拭淚看家書，吾父七月初五日申時亦逝……」

「余親往樊樊山老人處，求爲父母各書墓碑一紙，各作像贊一紙，共付潤筆金一百二十餘元。」（三百石印齋絕筆）

白石自作「齊璜母親周太君身世」，其文甚樸實懇切，已引見前。此文記太君晚年生活狀況云：

……年將老，純芝方成立，以畫重於中外，太君中心喜樂，精氣自彊，漸能下床，不治病能自愈。五十歲後，姑亦逝，第六子純俊及長女先後夭亡，太君連年哭之喪明，兩眶見血，心神恍惚，語言無緒。……年七十，湘潭匪盜如鱗，純芝有隔宿糧，爲匪所不能容，遠別父母北上，偷活京華。太君二老年共百六，衰老不能從游。……民國十五年丙寅夏曆三月初，太君病篤，醫藥無功。是時正值南北大亂，道路阻絕。……延息至廿三日巳時，問曰：「純芝歸否？我不能再候。不見純芝，心雖死猶懸懸。」遂卒。……男六人，女三人，孫十四人，孫女五人，曾孫七人，曾孫女三人。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丁卯

白石六十五歲，在北京。（照按：我的G.R.日記：六月十日，「下午，齊白石翁來，和他談藝術教學法。」是時林風眠長北平藝專，請他教中

國畫。八月廿三日「下午五時，到齊白石家（原注：跨車胡同十五號）。」這就是他現在的住址了）。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戊辰

白石六十六歲。在北京，此後改名北平。

是年九月初一日，胡姬生第二女名良歡。（乳名大小雅。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病死，年十九。）

是年秋，白石的長子良元來北平看他，爲述家鄉亂事。白石詩草卷七有詩題云：「戊辰秋，貞兒來京省余，述故鄉

事，卽作畫幅一，題句以記之。」詩云：「驚聞故鄉慘，客裏倍傷神。樹影歪兼倒，人踪滅復存。西風添落葉，暮霧失前村。遠道憐兒輩，還來慰老親。」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己巳

白石六十七歲。在北平。

上年白石第五弟死於匪亂。明年，他的第二弟死在家鄉。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二）辛未

白石六十九歲。在北平。

正月二十六日樊樊山卒於北平，年八十六。

三月十一日，胡姬生第三女，名良止。（乳名小小飛）

九月十八日夜，日本軍閥在瀋陽發動大侵略行動，是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陰曆九月九日，重陽節，白石「與黎松龕登高于宣武門城上」，有詩紀其事，詩下自注云：「其時東北失守，張學良主義無抵抗。」

是年曾孫耕夫生。（良元次子次生之長子）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三）壬申

白石七十歲。在北平。

是年冬，曾一度遷居東交民巷，白石詩草卷八有絕句兩首記其事。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癸酉

白石七十一歲。在北平。

日記云：「十二月廿三日乃吾祖母一百二十歲誕期，是夜焚冥緞，另書紙箋焚之，言曰：

祖母齊母馬太君，今一百二十歲，冥中受用，外神不得強得。今長孫年七十一矣，避匪難，居燕京，有家不能歸，將至死不能掃祖母之墓，傷心哉！

是年印行白石詩草八卷，有自跋，題「癸酉買鏡日，時居舊京西城鬼門關外。」自跋云，「將丁巳前後之詩，付之鈐木。」

詩草有老友王訓長跋，作于前一年壬申之冬。（照按：這部詩草原是由樊樊山選定的，所選太少，我給他多收了一些。見他的自跋中。）有「癸酉秋自記印章」，文云：

予戊辰年（民國十七年）出印書後，所刻之印爲外人購去，印拓二百。此二百印，自無製書權矣。庚午辛未（民國十九至二十）二年所刻印，每印僅拓存六分，成書六冊，計十本，每本計□十□印。壬申癸酉（民國二十一至二十二）二年，世變至極，舊京僑民皆南竄。予雖不移，竊恐市亂，有剝啄扣吾門者，不識其聲，閉門拒之。故刻石甚少，只成書四本，計十冊，每本□印。

以上皆七十衰翁以硃砂泥親手拓存。四年精力，人生幾何！餓殍長安，不易斗米。如能帶去，各檢一冊，置之手側，勝人入陵，珠寶滿棺。是吾子孫，毋背斯囑。癸酉秋八月齊璜白石山翁自記，時居城西鬼門關外。（照按：時車胡同亦可稱「鬼門關外」。）

是年三月，日本軍閥侵佔熱河，戰事到了長城。五月以後，在塘沽協定之下，北平天津都成了前線了。白石有戒心，是年春夏，他曾一度遷居東交民巷，借居門人紀友梅樓房，見晚紀友梅聯自註。白石詩草自跋誤記爲「庚午國難」。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甲戌

白石七十二歲。在北平。

是年四月二十一日，胡姬生第三子，名良年。（行六，字壽翁，號小翁子。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歿，年五歲。）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乙亥

白石七十三歲。回湘潭一次。

自狀略云：「乙亥夏初，携姬人南還，掃先人墓。烏鳥私情，未供一飽。哀哀父母，欲養不存。自刻『悔烏堂』印。」

有日記云：「陽歷四月一日起行，携寶珠柏雲同歸。三日半到家。年十八九之女孫及女生（粵）不相識。離家十餘年，屋宇未損敗，并有增加。果木如故，山林益叢。子貞子如兄弟父子叔侄可謂好子孫也。只有春姊（即陳夫人，名春）瘦得可憐。余三日卽別，別時不忍相見。並有二三好友在家坐待相送，余亦不使知，出門矣。十四日還北平。」（三石河密紀事）

又日記云：「余今年衰敗疊出，既痛右臂，又痛右腿。最可怕者頭暈。」（同上）

祭陳夫人文云：「吾年七十五時，一日犬吠聒耳，吾怒逐之，行走大意，脚觸鐵柵欄之斜撐，身倒於地，……竟成殘疾。著衣納履，寶珠能盡殷勤。得此侍奉之人，乃吾妻之恩所賜。」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丙子

白石七十四歲，遊四川。

是年陽歷四月二十七日離北平，二十九日夜從漢口搭汽船往四川。五月七日到重慶。十六日到成都。八月出川，三

十一日回到漢口。九月五日回到北平。

有過巫峽詩：

怒濤相擊作春雷，江霧連天棹不開。欲乞赤鳥收拾盡，老夫原爲看山來。

有客成都留別余生詩：

不生羽翼與身仇，相見時難別更愁。蜀道九千年八十，知君不勸再來遊。

以上均據丙子遊四川日記殘頁。後六年，辛巳（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十月，白石自題日記後云：

翻閱此日記簿，始愧虛走四川一回，無詩無畫。……後人知翁者，翁必有不樂事，興趣毫無，以至此。九九翁。

白石自狀略云：「丙子春，蜀人來函，聘請遊青城峨眉。入川，見山水勝於桂林。惜東坡未見也。居重慶兩越月，居成都越半年。（此兩句以日記考之，似有錯誤）識方鶴叟（旭），晤諸門人。返京華，識張芑園。」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丁丑

白石七十五歲，自改爲七十七歲，在北平。

長沙舒贍上（之鑒）曾爲白石算命，說「是年脫丙運交辰運，美中不足。」（就生辰八字推算流年一冊，說「辰運：丁丑年三月十二日交，壬午三月十二日脫。丁丑年下半年即算辰運，辰與八字中之戌相沖，沖開富貴寶藏，小康自有可期，惟丑辰戌相刑，美中不足。」）白石在命冊上批記云：「十二日戌時交運大吉。……宜用『晴天過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稱七十七，作爲逃過七十五一關矣。」（批記又云：「交運時，可先唸佛三遍，然後默唸『辰與酉合』若干遍。且在立夏以前，隨時均宜唸之也。……（十二日戌時）屬龍

屬狗之小孩宜暫避，屬牛羊者亦不可近。本人可佩一金器，如金戒指之類。」）

是年七月七日，日本軍人在北平宛平縣的盧溝橋發動全面戰事。七月二十八日，北平天津都淪陷了。

白石自狀略云：「丁丑以前，爲藝術學院教授數年，藝術專科學校教授數年。」

適接：白石記此條之意，似表示在北平淪陷以後，他就沒有在學校任教授了。參看民國三十三年譜。

是年二月二十七日（陰曆正月十七日），胡姬生一女，名良尾，不育。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戊寅

白石七十八歲（實年七十六歲，以下照推）。在北平。

是年胡姬生第四子，名良末（行七）。日記云：「陰曆五月廿六日（即國曆六月廿三日）寅時，——鐘表乃三點廿一分也，——生一子，名曰良末，字紀牛，號壹根。（命冊注云：「牛者，丑也，紀丁丑年懷胎也。八十爲童，吾年八十，尙留此根苗也。」）此子之八個字——戊寅、戊午、丙戌、庚寅、——爲炎上格。若生於前清時，宰相命也。」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孫秉聲生（良選子，行十，字隱陶。）

三百石印齋紀事（是一本不連續的日記）起于癸亥（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終于此年。

宣統三年，王湘綺曾命白石爲長沙瞿氏作超覽樓藏書圖，當時他沒有畫。今年瞿氏後人請他補作此圖。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庚辰

白石八十歲。在北平。

二月初得家書，知陳夫人於正月十四日死在湘潭。有祭陳夫人文。白石自狀略一卷，作于此年。此卷有三個稿本，文字稍有異同，紀年也有改動處。其最後改本有結語云：

平生著作無多。自書借山吟館詩一冊，白石詩草八卷，借山吟館圖四十二圖（陳師曾借觀，失少十圖），畫冊三集。尙

有詩約八卷，未鈔正。輓詞，及題跋，記事語，書札，已集八卷，未鈔正。畫冊可印照稿，可印百集。

在北地留連二十有三載，可慚者，雕蟲小技，感天下之知名。且喜三千弟子，復歎故舊亦如晨星。忽忽年八十矣，有家不能歸。派下男子六人，女子六人，男媳五人，孫曾男女合共四十餘人，不相識者居多數！

璜小時性頑，王母欲罵欲笑曰：「算命先生謂汝必別離故鄉。今果然矣。」多男多壽，獨福薄，慚然。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壬午

白石八十二歲。在北平。

白石久居淪陷的北平，心緒意境往往用詩與畫寄託。這時期，他有「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祥告白」一則說：

中外官長要買白石之畫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親駕到門。從來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謹此告知，恕不接見。（聯按：下署「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是上年寫的，大字直幅，現以聘其門役收礙，其門役是清宮一個老太監。）

他有「重到陶然亭望西山」詞，其下半闕云：

城郭未非鶴語，菰蒲無際烟浮，西山猶在不須愁，自有太平時候。

又有「跋苦禪畫食魚鳥」云：

此食魚鳥也，不食五穀鷓鴣之類。有時河酒江乾，或有餓死者，漁人以肉餉其餓者，餓者不食。故舊有諺云：鷓鴣不食鷓鴣肉。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癸未

白石八十三歲。在北平。

有「遇邱生石冥畫會」短文：

畫家不要(以)能誦古人名多爲學識，不妄(以)善道今人短處多爲己長。總而言之，要我行我道，下筆要我我法。雖不得人歡譽，亦可得人誹罵，自不凡庸。借山之門客邱生之爲人與畫，皆合予論，因書與之。

又有「自跋印章」云：

予之刻印，少時即刻意古人篆法，然後即追求刻字之解義，不爲「摹、作、削」三字所害，虛擲精神。人譽之，一笑。人罵之，一笑。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繼室胡寶珠病歿，年四十二。(白石在齊氏五修族譜批記云：「胡氏寶珠，侍余不謹，余甚感之。於民國三十年五月四日，余在京華惡感友二十九人，立陳胡所生之子各三人之分關產業字。并請客勸余將寶珠立爲繼室，二十九人皆齊名蓋印，見分關字便知。日後齊氏續譜，照釋繼室。」)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甲申

白石八十四歲。在北平。

有「答北京藝術專科學校」函云：

頃接藝術專科學校通知條，言配給門頭溝煤事。白石非貴校之教職員，貴校之通知誤矣。先生可查明作罷論爲是。(卅三年六月七日)

又有「題畫蟹」云：

處處草泥鄉，行到何方好！去歲見君多，今年見君少。

白石老人雖閉門不出，他已知道敵人已到日暮途窮的境界了。

是年九月，夏文殊女士來任看謹。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乙酉

白石八十五歲。在北平。

重見六十歲時（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所作畫冊，題一絕句，其原稿爲：

前身非雪個，何以怪相伴？此老無肝膽，一擲捨千秋！

改稿爲：

冷逸如雪個，遊燕不值錢。此翁無肝膽，輕棄一千年！

記此兩本，以見白石改詩的功夫。（參看民國九年譜）

白石日記中記夢頗多，今鈔他最後一次記夢的日記：

三十四年陽歷三月十一日，陰歷正月二十七日，予天明復睡，夢立於餘霞峯借山館之晒坪邊，見對門小路上有拾殯欲向借山館後走之意。殯後抬一未上蓋之空棺，競走殯之前，向我家走。予夢中思之，此我之棺，行何太急？予必難活長久。憂之而醒。

是年秋，敵人投降。十月十日，北平受降。白石有「侯且齋、董秋崖、余偶視余，卽留飲」詩云：

柴門常閉院生苔，多謝諸君慰此懷。高士慮危曾罵賊（此三字原稿作「綠學佛」，後改「長抱佛」），將官識字未爲非。受降旗上日無色，賀勞樽前鼓似雷。莫道長年亦多難，太平看到眼中來。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丙戌

白石八十六歲。

十月，乘航機到南京上海一遊。他在南京時，中華全國美術會舉行白石作品展覽。他在上海時，上海藝術界也舉行

白石作品展覽。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戊子

白石八十八歲。在北平。

近年常過從之弟子，婁紹懷、陳紱蘭、李苦禪、李可儼、王雪濤、盧光照、劉冰庵、王愷、余鍾英、羅祥止、姚石倩、姜文錦等。

跋

鄧廣銘

對於藝術部門當中的繪畫和印章之學，我全然不懂。然而對於一個由木工出身、一躍而爲近代藝術界的巨擘，在繪畫和治印方面又都別開生面，有其特殊造詣的白石老人，他的艱苦的出身，和他由學習歷練以至巍然自成一家的種種經過，我却是一向就感着極大的興趣，而且懷着極高的敬意的。又因爲我在近十年內，連續寫成了幾本古代理人的傳記，對於傳記文學我也有極濃厚的興趣，很想進而就近代或現代的重要人物當中，選定幾人作爲我寫作傳記的對象，例如胡適之先生和白石老人便全是我的目標人物之一。

三十五年夏，適之先生由美返國，我也從四川復員來平，不久我便聽說適之先生有試作齊白石先生年譜的計劃，又聽說白石老人親自把手邊積存的傳記材料送交適之先生參考。三十六年的夏天，適之先生利用了那些材料，編成一本簡單的年譜，題作「齊白石自述編年」。三十七年六月，適之先生將稿本送交黎劭西先生，請他再作一番訂補充實的工作。黎先生補充完了之後，適之先生又把稿本交與我看，希望我對這本傳記能提供一點意見或材料。我翻讀適之先生的序文，在其所列白石老人交來的資料當中，只見有「白石詩草自鈔」，不見有「白石詩草」之名，後經詢問，才知道因爲白石老人手邊已無此書，而且也沒有記起曾經印過這本書，所以在送資料給適之先生時把這書漏掉了。

在「白石詩草」當中，凡可以作傳記材料的，我都已摘出補入這本年譜中了。此外應作的工作，便是向白石前輩的著作中去搜輯一些有關白石生平的資料了。於是我借來了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和湘綺樓全集，姚華的弗堂類藁，羅正鈞的劬齋文彙，瞿鴻禨的詩選遺墨，易順鼎的琴志樓叢書，陳師曾、羅癭公和八指頭陀等人的遺詩。我追加翻閱，結果却只有在湘綺樓日記中檢獲了有關於白石老人的三數事，在其餘若干種內，偶爾有涉及白石之處，也只是一兩首

題畫詩之類，與白石的生平無關，所以一概沒有採用。此外，我所想到的還有樊山的詩文。自從光緒三十年樊山白石識面以後，兩人便極相投契，因而在這年之後的樊山的詩文中，必有不少與白石相關涉的。可惜現今有印本流傳的全是樊山中年以前的作品，他的晚期作品全未輯印，所以，我雖多方訪求，終竟毫無所得。

白石老人的朋友和門生，現時住在北平的也還不少，如陳半丁、徐悲鴻、王雪濤諸人，也應當去向他們採訪一些白石的事蹟，無奈現時的北平，出門訪人也大非易事，這事只有期待於將來了。

有關於白石老人的個性和好尚等的材料，在白石詩草中也還可以鈎稽一些出來，惟因無法劃定其年代和時限，所以不能編入年譜正文之中，今一併抄錄於後，就作為本文和本書的一個結尾吧。

余十年以來，喜觀宋人詩，愛其輕朗閒淡，性所近也。然作詩不多，斷句殘聯，約三百餘句。丙辰秋爲人竊去，因悼之以詩。（卷一，「悼詩」自序。）

余生平多病，皆由感受東風之故。每值百草萌動時，頭顱作痛。今淺草競萌，余病益苦。休問舊時賓客，先此聊告諸君。（卷一，「東風寄京師舊友」詩自序。）

絕後空前釋阿長，一生得力隱潛湘。胸中山水奇天下，刪去臨摹手一雙。（卷二，「題大滌子畫」。）

余性嗜蔬筍，席上有蔬菜，其味有所喜者，雖雞魚不下箸矣。（卷三，「鮑菜」詩自序）

下筆誰教泣鬼神，二千餘載只斯僧。焚香願下師生拜，昨夜揮毫夢見君。（卷三，「題大滌子畫」詩。）

青鬢烏絲未喚翁，年年佳日喜秋風。自注：余不樂過春日。（卷四，「看菊，懷沁園師故宅」。）

吾畫不爲宗派拘束，無心沾名，自娛而已。人欲罵之，我未聽也。（卷四，詩題。）

長恨清湘不見余，是仙是怪是神狐。有時亦作皮毛客，無奈同情不肯呼。（卷四，「釋瑞光庵大滌子山水畫幅求題」。）

山外樓臺雲外峯，匠家千古此雷同。卅年刪盡雷同法，贏得同儕罵此翁。（卷五，「畫山水題句」。）

余平生工緻畫未足暢機，不願再爲，作詩以告知好：從今不作簪花笑，誇譽秋來過耳風。一點不教心痛快，九泉羞煞老萍翁。（卷六）

題某生印存（自注：古今人於刻石只能鑿削，無知刻者。余故題此印存，以告世之來者。）：傲摹鑿削可愁人，與世相遠我輩能。快劍斷蛟成死物，昆刀截玉露泥痕。（自注：世間事莫痛快，何況篆刻風雅事也。）維陽僞造與人殊，鼓鼎聲壹印覆俱。笑殺治工三萬輩，漢秦以下土人愚。（自注：維陽鑄工笑中外收藏漢鑄印者太愚。）（卷七）

皮毛襲取卽工夫，習氣文人未易除。不用人間偷竊法，大江南北只今無。（卷七，「夢大雅字」。）

天津美術館來函徵詩文，略以古今可師不可師者以示來者：輕描澹寫倚門兒，工匠天然勝畫師。昔者倘存吾欲絕，是誰曾畫武梁祠。（自注：武梁祠畫像古拙絕倫，後人愈出愈纖巧。）邁古超時具別腸，詩書兼擅妙諸王。述亡亂世成三絕，千古無慚一阿長。青藤雪個遠凡胎，老缶衰年別有才。我欲九原爲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自注：鄭板橋有印文曰：「徐晉藤門下走狗鄭燮」。）（卷八）

自嘲（自注：吳缶盧嘗與吾之友人語曰：「小技人拾者則易，創造者則難。欲自立成家，至少苦辛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造物經營太苦辛，被人拾去不須論。一笑長安能事輩，不爲私淑卽門生。（自注：舊京篆刻得時名者，非吾門生卽吾私淑，不學吾者不成技。）（卷八）

答徐悲鴻并題畫寄江南：少年爲寫山水照，自娛豈欲世人稱。我法何辭萬口罵，江南傾膽獨徐君。謂我心手出異怪，鬼神使之非人能。最憐一口反萬衆，使我衰顏滿汗淋。

騷蟲豈易世都知，百載公論自有期。我到九原無婉色，詩名未播畫名低。（卷八）

漢中從師圖

此圖乃為自家造稿而作
 漢中一子也此稿在石中錄



秋掃樓之兩面白官袍
 卷之通身黑味若亦有
 打倒來自信骨中無
 黑墨 之石所富翁并題

此本在南宋以前以三版里得刊類與兒時九兒以為行物皆合造時稿多長矣
 心下無處不有又之自石所富翁以記在字第九年一前十日重陽離空

此本在南宋以前以三版里得刊類與兒時九兒以為行物皆合造時稿多長矣
 心下無處不有又之自石所富翁以記在字第九年一前十日重陽離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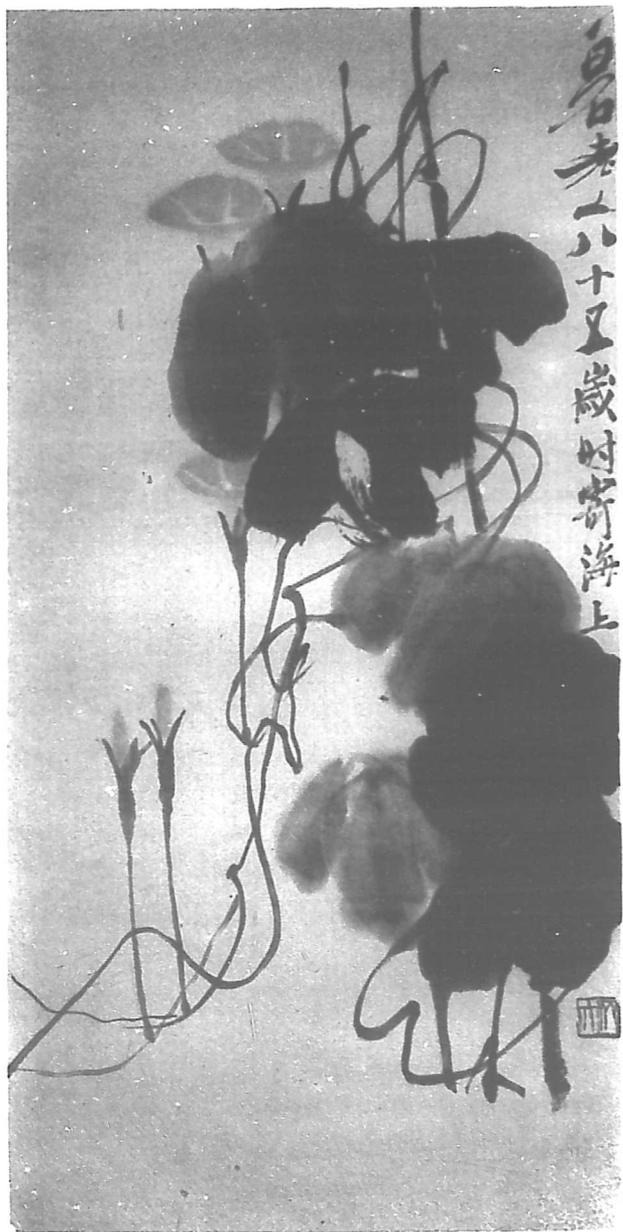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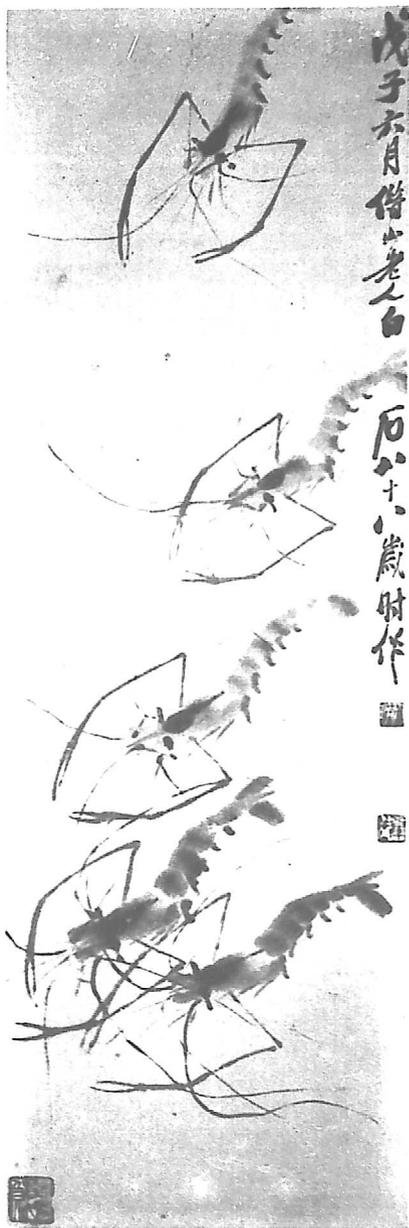
惜山老人齊白石由姑花寺歸來











戊子六月借山老白

石公十歲時作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初版

© 1949

齊白石年譜一冊

定價 拾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版 翻 *
* 所 印 *
* 有 必 *
* 究 *

編纂者

黎錦熙
胡廣銘
鄧廣銘

發行人

陳懋解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永

#78
002221

78
002221

